

# 小人坡 自生的

老 侯 著



MG  
I246.57  
203  
2

文藝創作

小坡的生日  
老舍著

北京書店發行



3 2173 7516 5

## 小坡的主日

### (一) 小坡和傢俬

哥哥是父親在大坡開設雜貨店時生的，所以叫作大坡。小坡自己呢，是父親的舖子移到小坡後生的；他這個名字，雖沒有哥哥的那般那麼大方好聽，可是一樣的有來歷，不發生什麼疑問。

可是，坐妹妹的時候，雜貨店仍然是開在小坡，為什麼她不也叫小坡？或是小小坡？或是「小坡等等」兩個稱謂作個分別呢？每逢叫妹妹的時候，便有諸疑惑不清楚。據小坡在家裏與在學校左右鄰近該有的經驗，和從各方面的探聽，新加坡的街道確是沒有叫小坡的，你說這可怎麼辦！

這個問題和「妹妹為什麼一定是姑娘」一樣的不能明白。哥哥為什麼不是姑娘？妹妹為什麼一定叫小坡，而不叫小小坡，或是小二坡等等？簡直的猜忌，試！一想便糊塗得要命！



媽媽這樣說：「大坡是在那兒生的，小坡和仙坡又在那兒生的，這已經夠糊塗半天了；有時候媽媽邊這麼說：哥哥是由大坡的水溝裏檢了來的，他自己是從小坡的電線杆子旁邊拾來的，妹妹呢是由香蕉樹裏抱來的。好啦，香蕉樹葉和仙坡兩字的關係又在那裏。況且『生的』和『檢來的』又是一回事，還是兩回事？」媽媽，媽媽，好糊塗！一點兒也不錯。

也只好糊塗着吧！問父親去？別！父親是天底下頭最不好惹的人：他問你點兒什麼，你要是搖頭說不上來，登時便有挨耳瓜子的危險。可是你問他的時候，也猜不透他是知道，故意不說呢；還是他真不知道，他總是板着臉說：「少問！」「縫上他的嘴！」你看，縫上嘴不能唱歌還是小事，還怎麼吃香蕉了呢！

問哥哥吧？嗚！誰那麼有心有腸的去問哥哥呢！他把那些帶書兒的書本全藏起去不給咱看，一想起哥哥來便有點發恨！「你等着！」小坡自己叨嘮着：「等我長大發了財，一買就買兩角錢的書，一大堆，全是帶書兒的，把書兒撕下來，都貼在春標上，給家家看！」

問妹妹吧？唉！問了好幾次啦，她老是搖晃着兩條大黑辮子，一邊兒跑一邊兒罵着粗氣的喊：「媽媽！媽媽！二哥又問我爲什麼叫仙坡呢！」於是媽媽把妹子留下，~~再和他~~再和他一塊

兒玩耍。這靈靈是小坡最怕的，因為父親愛仙坡，母親哥哥也都愛他，小坡老怨他自己比父母哥哥全多愛着妹妹一點靈靈快；天下那兒有不愛妹妹的二哥呢！

『昨兒晚上，誰給妹妹一對油汪汪的檳榔子兒？是咱小坡不是！』小坡撥着胖腳指頭一一點的數：『前兒下雨，誰把妹妹從街上背回來的？咱，小坡呀！不叫我和她玩？哼！那天吃飯的時候，誰和妹妹鬧氣拌嘴來着。咱，……』想到這裏，他把腳指頭撥回去一個，作為根本沒有這麼一回事；用腳指頭算賬有這麼點好處，不好意思算的事兒，可以隨便把腳指頭撥回一個去。

還是問母親好，雖然她的話是一天一變，可是多麼好聽呢。把母親問急了，她翻了翻世界上頂和善頂好看的那對眼珠，說：

『妹妹叫仙坡，因為她是半夜裏一個白鬍子老仙送來的。』

小坡聽了，覺得這個回答倒怪有意思的。於是他指着桌兒底下攏着的那幾個柚子說：

『媽！昨兒晚上，我也看見那個白鬍子老仙了。他對我說：小坡，給你這幾個柚子。說完，把柚子放在桌兒底下就走了。』

媽媽沒法子，只好打開一個袖子給大家吃；以後再也不提白醬子老餡了。妹妹爲什麼叫  
「餅乾」，到底還是不能解決。

大坡上學爲甚麼討父母的喜歡。小坡也上學——專爲進學。說着假裝頭疼，藏在裏  
裏，母親是一會兒一來。既不得暢意玩耍，母親一來，還得假裝着哼哼。『哼哼』本來是  
多麼可笑的喜。哼，哼哼，嗚嗚的一聲笑出來了。叫母親看出破綻來也還沒有多大關係，不  
過，媽媽有個小毛病：什麼事都去告訴父親，父親一回來，她便嗚嗚咕咕，嗚嗚咕咕，把針  
大小的喜兒也告訴給他。世上誰也好惹，就是別得罪父親，那天他親眼看見的。父親板着  
臉，鄭重其事的打了雜貨店看門的老印度兩個很響的耳瓜子。看門的印度，在小坡眼中，是  
個『信人』。『信人』還要挨父親兩個耳光，那末小坡的裝病不上學要是傳到他老人家耳朵  
裏去，至少還不挨上四個或八個耳瓜子之多！況且父親手指上有兩個金戒指，打在圍袋上，  
哪！要不起個板板大小的青包纔怪！還是和哥哥一同上學好，到學校裏，讓着先生打臨兒身  
體，是爬在桌上改卷子的時候，人不知鬼不覺的溜出去。在街上，或海岸上，玩耍够了，再  
偷偷的溜回來，和哥哥一塊兒回家去吃飯。反正和哥哥不同班，他並不知道。哥哥要是不知

道，母親就無從知道。母親不知道，父親也就無從曉得。家裏的人們很像一座小塔兒，一層管著一層。自要把最底下那層關縫好了，最高的那一層便像瓜似的什麼也不知道。想想：父親坐在寶塔尖兒上像個大傻瓜，多麼可笑！

這樣看來，逃學並不是有多大危險的事兒。倒是妹妹不好防備：她專會聽風兒，鑽縫兒的套小坡的話，然後去報告母親。可是妹妹好說話兒，他一說走了嘴的時候，便忙把由街上檢來的破馬掌，或是由教堂裏搶來的粉筆頭兒給她。她便管著小嘴，一聲也不出了。

而且這樣賄賂慣了，就是他直着告訴妹妹他又逃了學，妹妹也不信。

小玻璃瓶兒換了手。

「咄！我又逃了學！」

「你沒有，二哥！去檢小瓶兒，怎麼又逃學呢？」

到底是妹妹可愛，看她的思想多麼高超！於是他把逃學的經驗有教添著的告訴她一番，她也始終不跟媽媽學說。

「自要你要你的妹妹，逃學並沒有危險的！」小玻璃瓶兒是她的朋友。

小坡有兩個志願，只有他的妹妹知道：當看門的印度，（新加坡的大一點的舖戶，都有印度人看門守夜）和當馬來巡警。

據小坡看：看門守夜的印度有多麼嚴嚴好着！大白布包頭，下面一張黑箇的大臉，掛滿長長的鬍子。高鼻子，深眼睛，看着真是又體面又有福氣。大白汗衫，上面有好幾個口袋兒，全裝着，據小坡猜，花生米，煮豌豆，小檳榔，或者還有兩塊雞蛋糕。那條大花布裙子更好看了，花紅柳綠的裹着帶毛的大黑腿，下面光着兩支黑而亮的大脚鴨兒，一天到晚，不用操心做事，只在門前坐着看熱鬧，所閒得不了啦，纔細細的串脚鴨兒玩。天仙宮的菩薩雖然也很體面漂亮，可是菩薩沒有這種串脚鴨兒的自由。關老爺兩旁侍立的黑白二將，黑的太黑，白的又太白，都不如看門的印度這樣威而不猛，黑得適可而止。（這自然不是小坡的話，不過他的意思是如此罷了。）

況且晚上就在門前睡覺，不用進屋裏去，也用不着到時候就非進去不可，門前一躺看着街上的熱鬧或聽着留聲機，媽媽也不來催促。（老印度有媽媽沒有，還是個問題。設若沒有那末老印度未免太可憐了。設若有呢，印度媽媽應該有多麼高的身量呢？）困了呢，就睡就



睡，也不用等著妹妹，——小坡每天晚上等著妹妹睡了，替她放好蚊帳，蓋好花毯，——  
驕敢去睡。不然，他老宿紅眼兒虎，專會欺侮小姑娘們的紅眼兒虎，把妹妹吻了去；把蚊帳  
放好，紅眼兒虎就進不去了。

「仙！趕明兒你長大開舖子的時候，叫我給你看門，你看我是多麼高大，多麼看好的印  
度。」

「我是個大姑娘，姑娘不開舖子！」妹妹想了半天這樣說。

「你不會變嗎？仙！你要是愛變成男人呀，天天早晨吃過稀飯的時候，到花園裏對椰子  
樹說：仙要變男人啦！這樣，你慢慢的就變成父親那麼高的一個人。可是，仙！你別也變成  
印度；我是印度，你再變成印度，咱們誰給誰看門呢！」

「就是變成男人，我也不開舖子！」

「你要幹什麼呢。仙！啊，你去趕牛車？」

「嗚！你纔趕牛車呢！」仙鼓用小手指頭頂住笑渦，想了半天：「我長大了哇，我去  
我去作官！」

小坡把癩癩歪妹弄去旁邊，低聲的咕咕：「他！作官和作買賣是一回事。那天都沒聽見父親說嗎：因為那一大堆金幣賠了，所以來開雜貨店。」

「噯！」小坡一點也不明白，假裝明白了二哥的話。

「他！父親說啦，作買賣比作官賺的錢多。證明兒哥哥也去開舖子，媽媽也去開舖子。可是我就愛給『你』看門。他，你看，我是多麼有威風的印度。」小坡說着，直往高處拔脖子，立刻覺得身量高出一大塊來，或者比真印度還高着一點了。

小坡看着二哥，確是個高大的印度，但是不知為什麼心中有點不順，終於說：「偏不要開舖子嗎！」

小坡知道：再叫妹妹開舖子，她可就要哭了。

「好啦，他！你不用開舖子啦，我也不當印度了。我去當馬來巡警好不好？」  
妹妹點了點頭。

馬來巡警背上扛着一塊窄長的藤牌，牌的兩端在肩外出着，每頭有一尺多長。他站定了約半鐘，類似個十字架。他臉朝南的時候，南來北往的牛車，馬車，電車，汽車，人力車

便全停噓一下子站住；往東西走的车輛忽噓一聲全跑過去。他忽然一轉身，臉朝東了，東面西往的便全停住，往南北的車都跑過去。這是多麼可勢力威風，趣味！假如小坡當了巡警，背上海長壽牌，忽然朝南，忽然朝東，則各式各樣的車隨着他停的停，跑的跑，多麼有趣好玩！或者一高興，在馬路當中打開路障，叫四圍的車全攔在一塊兒，豈不更加熱鬧？

妹妹也贊成這個意思，『可是都攔在一處，車裏坐的人們豈不也要攔了嗎？』

小坡向來尊重妹妹的意見，況且他原是歡心腸的小孩，沒有再坐車的老頭兒，老太太，大姑娘們把耳朵鼻子都碰破的意思。他說：

『仙！我有主意了：我要打滑溜轉的時候，先喊一聲：我要走了！車上的人決都跳下來，撞着，不是光撞車，碰不着人了嗎？』

妹妹覺得這真好玩，並且告訴他：『二哥！等你當巡警的時候，我一定到街上看熱鬧去。』

小坡聽了謝妹妹肯這樣賞給，並且囑咐她：

『可是，仙！你要站穩離我遠一些，別叫車撞着你！』

小坡是真愛妹妹的！

(二) 一個問題

小坡弄不清楚：他到底是福佬人，是廣東人，是印度人，是馬來人，是白種人，他有一件寶貝，沒有人知道——連母親和妹妹也算在內——他從那兒來的。這件寶貝是一條四尺來長，五寸見寬的破邊，多孔，變色，抽抽疤疤的紅綢子，這件寶貝自從落在他的手裏，沒有一分鐘離開過他。就是有一回，把強志在學校裏了。他已經回了家，又趕緊馬不停蹄的跑回去。學校已經關上了大門，他央告看門的印度把門開開。印度不肯那麼辦，小坡兒坐在門口扯著脖子，一直的把庶務員和住校的先生們全喚出來。先生們把門開開，他便箭頭兒似的跑到講堂，從石板底下掙出他的寶貝。匆忙著落了兩點淚，把石板也摔在地上，然後三步兩步跑出來，就手兒踢了老印度一腳；一氣兒跑回家，把寶貝圍在腰間。過了一會兒，他告訴妹妹，他很後悔踢了老印度一腳。晚飯後父親給他們買了些落花生，小坡把蒸的，小的，有蟲兒的，都留起來；第二天拿到學校給老印度，作為賠罪道歉。老印度看了看那些奇形怪狀

的花生，不但沒收，反給小坡拿個其醋還酸的綠橘子。

這件寶貝的用途可大多了：往頭上一裹，變成上尖下圓，腦後還搭拉着一塊兒，他便——是印度人。登時臉上也黑了許多，胸口上也長出一片毛兒，說話的時候，頭兒微微的搖擺，真有印度人的越懶勁兒。走路的時候，腿也長出一塊來，一挺一挺的像個細瘦的黑鸞鷲。嘴脣兒也發乾，時常用手指沾水去濕潤一回。

把這件寶貝從頭上撒下來，往腰中一圍，當作裙子，小坡便是馬來人啦。嘴脣撮撮着，蹲在地上，用手揮着理想中的咖喇飯往嘴中送。吃完飯，把母親的胭脂偷來一小塊，把牙和嘴脣全抹紅了：作爲是吃檳榔的結果；還一勁兒眯眯的往地上唾，唾出來的要是不十分紅，就特別的用胭脂在地上抹一抹。唾好了，把妹妹找了來，指着地上的紅液說：

『仙！這是馬來人家。來，你當男人，你打鼓，我跳舞。』

於是妹妹把空香烟筒兒拿來敲着，小坡光着胖腳，胳膊『軟中硬』的伸着，腰兒左右輕輕：跳起活兒來。跳完了，兩個蹲在一處，又抓食一回理想的咖喇飯，這回還有兩條理想的小乾魚，吃得非常辛辣而痛快。

小坡把寶貝從屜中解下來，請妹妹試着，費五牛二虎之力氣，把妹妹的幾層頭髮或髮辮拆散，針全刺穿，作成一個小紅圓盤，戴在頭上。然後撥交臨張小堯，小坡盤腿坐上一張，那一張擱上點琴七八碎的，作爲是阿剛伯買賣人。

「他，你買東西的老太婆。記住了，別一買就買成，樣樣東西都是打價錢的。」

於是小坡變着烏兒臉，喘着往裏寫着些，捉着哥哥的書包管籃子，來買東西。她把小堯上的琴碟第一樣一樣的拿起來，有的左手平顯一顯，有的擱在鼻子上擱一擱，始終不說買那一件。小坡一手擱在膝上，一手撥着脚後跟，眼看着天花板，好似誰不在乎。小坡一聲不出的點頭走開，小坡把手擡起來，手指捏成佛手的樣兒，叫油被回來。她又把東西全換了一個邊兒，然後拿起一支破銅盒，左手心裏顯弄着。小坡說了價錢，油放下銅盒就走。小坡由鼻上跳下來，踏着肩膀，消如佛手在空中搖盪，這她過着個錢。油只是點頭，小坡不住的喘肩膀兒。他拿起鐵盒用布拭了拭，然後跑到寶光光明的地方，把鐵盒高舉，細細的賞察似乎決不願意割捨的樣子。小坡想過來，很遲疑的選了價錢；小坡的眼珠，似乎要努出來，把鐵盒擱在膝下，表示給多少錢也不賣的神氣。小坡又變着臉走了，他又吃着油的兒。

……

……

……

不像父親那樣理直氣壯的賣嘍嘍。他有一回遠看見林老板穿起夏布大衫，這是他第一次看到褂子居然可以長過膝的。每逢他裝福建人的時候，他便把那塊紅綢寶貝直披在背後當作長袍，然後找一點黃紙貼在大牙上，當作林老板的唯一的金牙。

母親說：『凡是不會說廣東，福建話，而規規矩矩穿着洋服的都是上海人。』於是小坡裝上海人的時候，必要穿好了衣裳，還要和妹妹臨時造一種新言語代表上海話。這種話他們隨時造隨時忘，可是也有幾個字是永遠不變動的，如管『香烟』叫『狗耳朵』，把『香蕉』叫『老鼠』等等。

外國人是容易看出來的，他們的臉色，鼻子，頭髮，眼珠，都有顯然的特色。可是他們的言語和上海人的一樣不好懂，或者他們全是由上海來的？哥哥現在也學那話了，學校新來的一位上海先生，教他們國語；而哥哥學的話又似乎和上海人的國語不是一個味兒，這個事兒又透着有點糊塗！在新加坡的人們都喜光着腳，唯獨外國人們總是穿着襪子，妹妹根本反對穿襪子也只好將就不穿，於是小坡把那件寶貝折成一寸來寬，繫在腰間，至少也可以當一條軍人的皮帶，至於鼻子要高出一塊等是很容易的。一繫上皮帶，心裏一想，鼻子就高了，



眼珠便變成藍色。雖然有時候妹妹說：他的鼻子還是很平，眼珠一點也不藍。那只是妹妹偶然脾氣不順，成心這麼說，並非是小坡不真像洋人。

小坡對於這些人們，雖然有這樣似乎清楚，而又不十分清楚的分別，可是這並不是說他準知道他是那一種人。他以為這些人都是一家子的，不過是有的愛黃顏色便長成一張黃臉，有的喜歡黑色便來一張黑臉玩一玩。人們的面貌身體本來是可以隨便變化的。不然，小坡把紅巾往頭上一纏的時節，怎麼就臉上發黑，鼻子覺得高出一塊呢？況且在街上遇見的小孩子們，雖然黑黃不同，可是都說馬來話，（他和妹妹也總是用馬來語交談的。）這不是本來大家全是馬來，而後來把顏色稍稍變了一變的證明嗎。況且一進校門便看見那張紅色的新加坡地圖，新加坡原來是一塊圓不圓，方又不方，像母親不高興時作的涼糕；這塊涼糕上並沒有中國，印度等地名；那末，母親一來就說：她與父親都是由中國來的；雜貨店看門的是由印度來的，豈不是根本瞎說；新加坡地圖上分明沒有中國，印度啊！母親愛瞎說，什麼四隻耳朵的老妖咧。什麼中國有土地爺咧，都是瞎說；自然哪，這種瞎說是很好聽的。

哥哥是豈不得人心的，二看見小坡和福娃，馬來，印度的小孩兒們玩耍，便去報告父親

「這孩子怎麼小就這麼出名。」

「這話倒沒理由。討賬一討『非廣東人』，真是小坡所不識了無詩。就是媽媽也跟著父親學這學那的；有一回他問母親，父親小的時候是不是馬來人？母親居然半天兒沒有答應他。還是媽媽好，她說：『東街上的小孩兒們全有馬來父親，咱們的父親也一定是馬來。』」

「一定！馬來人是由上海來的，父親看不起上海人！所以也討厭馬來。不知道父親為什麼看不起上海人？」小坡搖著頭說。

「父親是由廣東來的，媽媽告訴我，廣東人是天下最好最有錢的！」他披這時候幹幹地像小坡的老大姐。

「廣東就是印度！」

「他瘋了！瘋了！」

「瘋了？瘋兒都長大了，要小孩的時候，你上那裏去換一個呢？」

「瘋了？瘋兒都長大了，要小孩的時候，你上那裏去換一個呢？」

「瘋了？瘋兒都長大了，要小孩的時候，你上那裏去換一個呢？」

！

「對呀！」

「可是，媽媽要不同意呢？」

「我告訴媽媽呀，反正印凌小孩兒長大了也會變成中國人的。你看，咱們那幾支小黃雞，不是都慢慢變成黑毛兒，和紅毛兒的了嗎？小孩也能這樣變顏色。」

「對了！仙！」

他們這樣解決了人種問題。

### (三) 新年

全世界的小朋友們：你們可會接到小坡的賀年片？也許還沒有收到，可是小坡確是沒忘了你們呀。

小坡的父親在新年未到，舊曆將殘的時候，發了許多紅紙金字的賀年片。小坡託妹妹給他要了一張和一個紅信封，一支小白鳥標標著小黃雞吧兒，印在信封的左角上。片子上的金字是「恭賀新年」和小坡父親的姓名，小坡把父親的名字抹了，在一旁寫上「小坡」

兩個字；筆上的墨太足了，在「小坡」二字的左右落了兩個不小的黑點兒；就着墨點的形象，他畫成一個小鬼和一個小王八。他託哥哥次坡在帶着小白鳥的信封上寫：

『給全世界的小朋友。』

小朋友們，等我給你們講一講，小坡所用的『全世界』是什麼意思。不錯，小坡常說：『加坡就是世界；可是當他寫這賀年片的時候，他是把太陽，月亮，天河，和星星都算在內的啊！』

太陽上雖然很熱，月亮上雖然很冷，星星們看着雖然很小，其實他們上邊全有小孩兒咧。——有老頭兒老太太沒有，不可得而知。你們不是在夜間常看見天上的星星，一閃一閃的好像金鑽石那麼發亮嗎？爲什麼？就是因爲他們上邊的小孩們放爆竹玩咧。有時候在夜間，你們聽見咕隆咕隆的打雷，一亮一亮的打閃，請你們不要害怕，不必藏在母親的懷裏；那是星星上的小孩一齊放爆竹；蘿蔔子，二踢腳，地老鼠，黃烟帶炮等等一齊放，所以聲音光亮都大了一些。他們本來是想：把你們吵醒，跟他們一齊玩要去。可是，你們睡着了也不要緊，因爲他們也很喜歡到你們的夢中和你們要笑要笑。你們夢見過許多好看的小「光眼子」不

是？有的還帶雪白的翅膀。對了，他們就是由星星上飛來的。

小坡的賀年片是在年前發的，可是你們不一定能在元旦接到。你看，他的紅片兒也許先送到太陽上去，也許先送到月亮上去，也許先在地球上轉一個圈兒，那全看郵差怎麼走着順腳。就是先在咱們的地球上轉吧，不是也許先送到愛爾蘭，也許先送到墨西哥嗎？簡直的沒有準兒！可是，你們只要忍耐着點兒，早晚一定能接到的。

假如你們看見天上有飛經的時候，請你們大家一齊喊，叫他下來，因為也許那隻飛經就是帶着小坡的賀年片往月亮上或是星星上送的。

還有一層：小坡的信封上，印着個黃嘴的小白鳥，並沒有貼郵票；他只在信封的右角上黏了半張香烟薄片！萬一郵局的人們不給他往外送呢！但是，據我想，這倒不大要緊。郵局的人們不至於那麼狠心，把小坡的信扣住不發。他的信是給全世界的小孩兒的，那麼，郵局的人們不是也有小孩兒嗎？他們能把自己小孩兒的信留起來不送？不能吧。

所可慮的是：郵差把小坡的信先交給他自己的兒女，他們再一粗心，忘了叫父親轉遞。這麼一來呀，小坡的賀年片可不一準能到你們手裏了。你們應當在門口兒等着，見個郵差便

問，有小坡的信沒有？或是說：有貼香烟畫片的信沒有？這樣提醒到差一驛兒，或者他不至於忘了轉寄小坡的信。

你們也許很關心：小坡怎樣過新年呢？也許你們要給他寄些禮物去，而不無遺寄什麼東西好。

好啦，你們聽我說：

小坡所住的地方——新加坡——是沒有四季的，一年到頭老是很熱。不管是常綠樹不是，一年到晚葉兒總是綠的，花兒是不斷的開着，蟲兒是終年的叫着，小坡的胖脚是永遠光着，冰吉凌是天天吃着。所以小坡過新年的時候，天氣還是很熱，花兒還是美麗的開着，蜻蜓蝴蝶還是妖俏的飛着；也不刮大風，也不下雪，河裏也不結冰；你們要是送給他禮物，頂好是找個小罐兒裝點雪，假如你住的地方有雪，給他看看，他沒有看見過，他聽說過，雪是一片的小花片兒，由天上往下落；可是，他總以為雪是紅顏色的；有一回他看見一家行結婚禮的，新娘新郎出來的時候，有許多人由樓上往下撒細碎的紅紙片兒他心裏說：『啊，這大概就是下雪吧！』從此以後，他便以為雪花是紅顏色的了。他這樣說，妹妹仙坡也自然這樣信；

那是幾時，其來無端，竟是個，還是定的，還是草擬的，固當機變是限人，這這這這這這這這。

小坡看見這的這這也許你們沒有見過，比如：你們看見這這這這這這？小坡的後院裏就有幾株，現在正大院墻小挂着又長又胖的香蕉，全是綠的，比小荷葉還綠；你們看了這這上帶着肉串的白牛嗎？看見這比這這這大一些的肉牛嗎？……請你們給小坡寄些禮物吧！他一定會醒的，也許他給你送個大燭牛來玩玩，（這種大燭牛也是『先出角角公出頭』的。）也許他給你送個腰圍，小坡的腰圍是很有名的，而且帶得很快；不過有時候過於快了，也許他會驚成腿的，把實牛或三條腿，請你告訴他慢慢來，不要忙，他一定可以畫得很正確很美麗的。

新加坡的人們，不像別處，是各式各樣的，以臉色說吧，就有紅黃黑白的不同，小坡這這的時候，道『各色人等』也都過在；所以顯着分外的熱鬧。那裏有穿紅鞋的小脚兒老太太，也有穿西裝的洋太太。那裏有梳小辮，結紅繩的送頭兒；也有穿花裙，光着腳的送頭兒。……還有許多女人，身上穿着很亮的綉子，有的婦女就穿着大草帽和男人一樣的作品。

工。可是，到了新年，大家全笑着唱着過年，好像天下真是一家了。誰也不察視誰一眼，誰也不錯說一句話；大家都穿上新衣，吃些酒肉，忘記了舊的困苦，迎接新的希望。基督教堂的鐘聲噹噹的敲出個曲調來，中國的和尙廟奏起法器，也沈遠悠揚的好聽。菩薩神仙過年不過，我們不知道，但是他們一定是抿着嘴，很喜歡看這羣人們這樣歡天喜地，和和美美的享受這年中的第一天。

蟲兒鳥兒一清早便唱起歡迎新歲的歌兒，唱得比什麼音樂都好聽，花兒草兒帶着清香的露珠歡迎元旦的朝陽。天上沒有一塊愁眉不展的黑雲，也沒有一片無依無靠，孤苦零丁的早霞，只是藍汪汪的捧着一顆滿臉帶笑的太陽。光下閃動着各色的旗子，各樣的彩燈，真成了一個錦繡的世界。

小坡自己呢，哎呀，真忙個不得了。隨着鳥聲他便起來了，到後花園中唱了一個歌兒給蟲兒鳥兒們聽。然後進來親了親妹妹的腦門兒，妹妹還沒睡醒，可是小嘴唇上已經帶着甜美的笑意。把妹妹叫醒，給她道了新喜，然後抱着二喜去洗澡，二喜是一個小白貓，腦門上有兩個黃點兒。洗完了澡，便去見母親，張羅着同她買東西去。雖然是新年，還要臨時去買吃



食，因爲天氣太熱，東西攔不住。母親買東西一定要帶着小坡，因爲他會說馬來話，又會挑東西，打價錢；而且還了價錢不買的時候，他便搶過賣菜的或是賣肉的大草帽兒，或是用他的胖手指頭戳他們的夾肢窩，於是他們一笑就把東西賣給他了。

在市場買了一大筐子東西，小坡用力頂在頭上，（這是跟印度人學的）壓得他混身都出了玉米粒大的汗珠子。到了家中把筐子交給陳媽——他們的老媽子。陳媽向來是一天睡十八點鐘覺的就是睡着的時候，眼睛也不大睜着。今天她也特別的有精神，眼睛確是睜着，而且眼珠裏似乎有些笑意。

父親也不出門，在花園中收拾花草。把一串大綠香蕉也摘下來，挂在堂中，上面還拴上一些五彩紙條兒，真是好看，哥哥的錢全買了爆竹，在門口兒放着，妹妹用手堵着耳朵注意的聽響兒，小坡忽然跑到廚房，想幫助母親幹點兒事。又慌着跑到花園和父親一塊兒整理花草。聽見了炮聲，又趕緊跑到門口看哥哥放爆竹，哥哥不准他動手，他也不強往前巴結，站在妹妹身後，替她堵着耳朵，喝！真忙！幸虧沒穿鞋，不然非把鞋底跑個大窟窿不可！

吃飯了，桌上擺滿了碟碗，小坡就是搬着腳指頭算，也算不清了。真多，而且擺得多麼

「這真好聽呢！快聽！——」  
 火車帶站響鐵軌。「到底是新年哪！」小坡心裏說。

吃完了飯，剩下不少東西，母親叫小坡和妹妹在門口看着，如有要飯的花子來了，給他們一些吃，母親向來是非常慈善的。

父親喝多了酒，躺在竹牀上，要起也起不來，哥哥吃得也懶得動。二喜叼着一個魚頭到花園裏去慢慢的吃。小坡和妹妹拿着新玩藝兒在門外的馬櫻花下坐着，熱風兒吹過，他也慢慢的打起盹兒來。

這時候，四外無聲，天上無聲。鳥兒藏在綠葉深處閉上小圓眼睛，蜻蜓也落在葉尖上，只懶懶的顫動着透明的嫩翅膀，椰子樹的大葉綠葉，有時上下起落，有時左右平擺，在空中閃動着，好似彼此嘀咕什麼秘密。只有蜂兒飛來飛去忙個不了，嗡嗡的響兒，更叫人發困。

風兒越來越小了，門上的簾子落下來，樹葉兒也靜靜的落下來。幾隻鳥兒落在草上的青虫草兒也好像睡着了，竟自有一枝半枝的開了個身在空中飄蕩着，好似睡着了的小兒，把整

輕輕的轉在牀沿上。

馬兒也不去拉車，牛兒也歇了工，都在樹陰下半閉着眼睛。多麼靜美！遠處幾聲雞啼！比完全沒有嬰兒還要靜寂。

多麼靜美！這便是小坡的新年。呵，別出聲，小坡極着了！一切的人們鳥獸都吃飽酣睡在夢裏呼吸着花兒的香味。

小坡醒來時，看見妹妹的黑髮上落着三四朵深紅的馬櫻花。

#### (四) 花 園 裏

可惜新年也和別的日子一樣，一乍巴眼兒就過去了。父親又回舖子去作生意，母親也不作七碟子八碗的吃食了，陳媽依舊一天睡十八點鐘覺，而且臉上連一釘點笑容也沒有啦。父親給的玩藝兒也有點膩味啦，況且妹妹的小碗兒丟了一個，小坡的火車也不住的出軌，並且摔傷不少理想中的旅客。

媽媽和哥哥都出了門，陳媽正在牀上作夢，小坡抱着火車，站臺，軌道，跑到花園中，

想痛痛快快的開一次快車。到了園裏，只見妹妹楠坡獨自坐在籬旁，地上放着一些淺黃的豆花，繡花園兒玩呢。

「仙，幹什麼呢？」

「給二喜繡個花園兒。」

「不用繡了，把花兒放在火車上，咱們運貨玩吧。」

「也好。從那兒運到那兒呢？」妹妹問，其實她準知道小坡怎麼回答。

「從這裏運到吉隆坡，好不好？」

父親常到吉隆坡去辦事情，總是坐火車去，所以小坡以為凡是火車都要到吉隆坡去，好似沒有吉隆坡，世界上根本沒有修火車路的必要。

「好，咱們上貨吧。」妹妹說。

◎ 兄妹倆把豆花一朶一朶的全裝上車去。小坡把鐵軌安好，來回開了幾趟；然後停車，把花兒都拿下來；然後又裝上去，又跑了幾趟；又拿下來；又裝上去……慢慢的把花兒全揉搓熱了，火車也越走越出毛病。

「仙，咱們不這麼玩啦。」

「幹什麼呢？」妹妹一時想不出主意來。

小坡背着手兒，來回走了兩遭，想起來了：「仙，咱們把南屋，三多，什麼的都找來，好不好？」

「媽媽要是說咱們呢？」

「媽媽沒在家呀！仙，你等着，我找他們去。」

不大一會兒，小坡帶來一對小孩兒：兩個馬來小姑娘；三個印度小孩，二男一女；兩個福建小孩，一男一女；一個廣東胖子。

兩個馬來小姑娘打扮得一個樣兒，都是上身穿着一件對襟小白褂，下邊圍着條圓筒兒的花裙子，頭髮都朝上梳着，在腦瓜頂上梳成朝天杵的小髻兒。全光着腳，腿腕上戴着對金鐲子，她們倆是學生的姊妹，模樣差不多，身量也一般兒高。兩個都是慢條斯禮。不慌不忙的，似乎和他們玩不玩全沒什麼關係。她們也不多言，也不亂動，只手拉手兒站在一邊，低聲的爭辯：誰是姐姐，誰是妹妹；因為她們倆一切都相同，所以記不清誰是姐，誰是妹。

兩個小男同學，什麼沒穿，只在腰間圍着條短紅裙。他們的手，腳，脊梁，都非常的柔軟，潤膩，光滑，雖然是一點兒，可是黑得油汪汪的好看，那個腳蹩小妞也穿着一條紅裙，可是背上繫披着一條繡綉的大花巾，兩頭兒在身旁搭拉着，非常楚楚美觀。

兩個福建小孩都穿着黑暑涼綢的寬袖寬腿衣褲，那個小童娘梳着一頭小短辮，繫着各色綵緞的緞紀。

廣東的胖小子，只穿着一條小襖叉，粗粗的路膊，胖胖的腿，兩眼直不轉的東瞧瞧西看看，真像個混小子。

大家沒有一個穿着鞋的，就是兩個福建小孩——父親是開皮鞋店的——也是光着腳丫兒。

他們都站在樹陰下，誰也不知道幹什麼好。兩屋，那個廣東胖小子一眼看見小跛的火車，忽然小銅鑼似的說了話：

「咱們坐火車玩呀！我來開車！」說着他便把火車抱起來，大有不再撒手的樣兒。

「往吉隆坡開！」小跛只好把火車讓給兩屋，因為他——兩屋——真坐過火車，而且在

火車上吃過一頓爛飯。坐過火車時自然知道怎麼開車，所以小坡只好退步。

兩個印度小男孩的父親在斯加波車站買票，於是他們喊起來：「這裏買票！」

（現在他們全說馬來話——讀時的「世界語。」）

大家全拔了一根鬼兒草當買票的錢。

「等一等！人太多，太亂，我來當巡警！」小坡當了巡警，上前維持秩序：「女的先

買！」

小妞兒們全拿着鬼兒草過來，交給兩個小印度。他們給大家每人一個樹葉當作車票。

大家都有了車票，兩個賣票的小印度也自己買了票——他們自己的左手遞給右手一根草，右手給左手一個樹葉。

他們全在兩肩背後掛成兩行。他扯着脖子喊了一聲：「門……！」然後兩團緊跟着，一手拉着火車，一手在身旁前後拍動，把緊着地皮，口中「七鬆，七鬆，」的響。

開車了！

後面的火車也全緊跟着，把緊着地，兩手前後拍動，口中「七鬆，七鬆，」這樣響了。

花園一遭。

「吃咖喇飯呀！不吃咖喇飯，不算坐過火車！」駛車的在前而嚷。於是大家改爲一手推動，一手往嘴裏送咖喇飯這樣又繞了花園一遭。

火車越走越快了。南星背後的兩個馬來小妞兒，裙子又長，又沒有多大力氣，停止了爭論誰是姐，誰是妹；喘着氣問：「什麼時候纔能到呢？」

「離吉隆坡還遠着呢！到了的時候，我自然告訴你們。」小坡在後面喊。

「什麼？到吉隆坡去？剛纔買的票只够到柔佛去的！」兩個小印度很驚異的說：「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好還得補票。」說着他們便由車上跳下來，跟大家要錢。都沒帶着錢，只好跳下去，到塘根去拔覓兒草。南星一個人托着火車，口中「七葵七葵」的，繞了花園一遭。

火車邊跑着，大家不知道什麼股子勁兒，又全上去了。

車跑得更快了！馬來小姑娘擦着裙子，頭上的小髻向前杵杵着，拚命的跑，到底被裙子一裹腿兩個一齊朝前跌下去，正壓在駛車的背上。後面的旅客也一時收不住腳，都自自然然的跳成一串，可是口中還「七葵七葵」的響。仙坡的辮子纏在馬來小妞的腿上，腳後跟正頂



住印度小姑娘的鼻子尖；但是不管，口中依舊念著「七黎七黎。」

「改成貨車啦！就這麼爬吧！」小坡出了主意他看見過：客車是一間一間的小屋子，貨車多半是沒有蓋兒的小矮車。那末，大家現在跌在地上，矮了一些，當然正好變作貨車。

兩星又，「門——！」了一聲，開始向前爬，把火車也扔在一邊。大家在後面也手脚齊用的跟著。

小豬二毫也來了，跟在後面。她比他們跑得輕俏多了，一點也不吃力。

小坡不說話，自然永遠到不了吉隆坡，因為只有他認識那個地方。（其實他並沒到過那裏，因為父親常提那裏的喜兒，小坡便自信他和吉隆坡很有關係似的。）可是他偏不說於是大家繼續往前爬。

兩星忽然看見小坡的站臺在籬旁放着，他「門——！」了一聲，便爬過去。喊了聲：「到了！」便躺在地上的喘氣。大家都倒下，顧不得問到底是不是到了吉隆坡。小坡明知還沒有到目的地，可是也沒有力量再爬，只好口中還「七黎七黎」的，倒在地上不動。

大家不知躺了好久，纔喘過氣兒來。兩個馬來小矮兒先站起來了，頭上的小鬚歪歪在一

邊，膝門上還掛着許多小汗珠，臉上紅紅的，更顯得好看。她們低聲的說：「不玩了！坐火車比走着兒還累的慌，從此再也不坐火車了！」

小坡趕緊站起來，攔住她們。雖然是還沒到吉隆坡但是她們既不喜歡再坐火車，只好想些別的玩法吧。她們聽了小坡甜言的勸告，又拉着手兒坐下了。仙坡也擡起頭兒問她們誰是姐姐，誰是妹妹；於是她們才想起那未曾解決過的問題，忘了回家啦。

「來，說笑話吧！」小坡出了主意。

大家都贊成，有星雖沒笑話可說，可也沒反對，因為他有個好主意：等人家說完，他再照說一遍，也就行了。

他們坐成一個圓圈，都臉兒朝裏，把腳放在一處，許多腳指頭像一窩蜜蜂似的，你擠我，我擠你的亂動。

「誰先說呢？」小坡問。

沒有人告奮勇。

「看誰的大拇腳指頭最小，誰就先說。」三多——那個福建小兒——建議。

「對了！」梅坡明知自己的脚小，可是急於聽笑話，所以用手遮著脚這樣說。

南星也沒等人家推舉他，就撥着大夥兒的脚指，像老太太挑選香蕉似的，檢查起來。結果是兩個媽來小的最小，大家都鼓起掌來，歡迎她們說笑話。

倆小的臉蛋更紅了，你看着我，我蹙着你，不知說什麼好，也不知誰應當先說。嘖嘖了半天，打算請姐姐先講，可是根本弄不清誰是姐姐，於是又改成兩個一齊說：她們看着地上，手摸弄着腿腕上的鐲子，一齊細聲細氣的說：

「有一回呀，有一回呀，有一個老虎，」

「不是，不是老虎，是鱷魚！」

「不是鱷魚，是老虎！」

「偏不是老虎，是鱷魚！」

一個非說老虎不行，一個非講鱷魚不可。姐妹倆越說越急，頭上的小髻都擠到塊，大家只聽到「老虎，鱷魚，鱷魚，老虎。」

南星鼓起掌來，他覺得這非常好聽。平常人們說笑話，總是又長又複雜，鉤兒彎兒的，

老聽不明白。你看她們說的多麼清楚：老虎，鱷魚，沒有別的事兒。好！拚命鼓掌！

仙坡恐怕她們打起來，勸她們一個先說老虎，一個再說鱷魚。她們不聽，非一齊說不可；因為她們這兩個笑話是一字不差記在心裏的；可是獨自一個說，是無論怎樣也背不上來的。

大家看這個樣兒，真有點不好辦，全舉起手來要說話。及至小坡問他們要說什麼，又將手落下去，全一語不發啦。最後還是小坡提議：叫她們姐妹等一會兒再說，現在先請妹妹仙坡說一個。其實仙坡的笑話他是久已聽熟的，但是愛妹妹心切，所以把她提出來。大家也未知究竟聽明白沒有，又一齊鼓掌。小印度姑娘不懂得怎樣鼓掌，用手拍着腳心；心中納悶：爲什麼她拍的沒有別人那樣響亮呢？

仙坡很感激大家這樣歡迎她，可是聲明：她的嘴很小，恐怕說不好。大家都以爲這不成理由，而且兩屋居然想到：嘴小吃香蕉嗎，倒真許吃得不痛快；說笑話嗎，恐怕嘴小比嘴大還好；他自己的嘴很大，然而永遠不會說故事。

仙坡很客氣的答應了他們，大家全屏氣息聲的聽着。她先扭着頭看了看椰樹上琥珀色的

半熟榴果，然後捻了捻瓣上的紅絨繭兒，又摸了摸腳背上的小黑痣兒。南星以爲這就是說笑話，登時鼓起掌來。小坡有點不高興，用腳指頭夾了南星的胖腿肚子一下，南星趕緊停止了拍掌。

仙坡說了：

「有一回呀，有一隻四眼兒虎，」

兩個馬來小妞，兩個印度小兒一齊說了：「虎都是兩支眼睛！」馬來和印度都是出虎的地方，所以他們知道的詳細。

仙坡把小嘴一翻：生了氣：「不說了！」

印度小孩子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，趕緊解說：「你說的是兩隻虎，那自然是四個眼睛的。」  
「唔！偏是一隻老虎，四個眼睛，——仙坡的態度很強硬。」

馬來姐妹一齊低聲問：「四個眼睛都長在什麼地方呢？都長在脖子上？」說完，她們都遮着嘴，低聲笑了一陣。

仙坡回答不出，只好瞪了她們一眼。

三多忽然一時聰明，替仙坡說：「戴眼鏡的老虎便是四眼虎！」

南星不明白話中的奧妙，只覺得糊塗得頗有趣味，又鼓起掌來。

仙坡不言語了。小坡試着想個好聽的故事，替妹妹轉轉臉。不知爲什麼，除了四眼虎這個笑話什麼也想不起來。

大家請求印度小姑娘說，她也說了個虎的故事，而且只說了一半，把下半截兒忘了。

這時候，大家都想說，可是腦中只有虎，虎，虎，誰也想不出新鮮事兒來。

最後南星自薦，給大家說了一個：

「有一回呀，有隻四眼虎，還有隻六眼虎，還有隻——有隻——七眼虎，」說到六支眼他的「以二進」的本事完了，只能一支一支往上加了。一直說到：「還有隻十八眼虎，」再也想不起：十八以後還是五十呢，還是十二呢。

想不起，便拉倒，於是他就禿頭兒文章，忽然不說了，假如他不是自己給自己鼓掌，誰也想不到他是說完了。

(五) 遷在花園裏

南星的笑話說完，不但沒人鼓掌，而且兩個馬來小廝低聲的批評：她們向來沒聽過這樣糊塗的故事！南星聽見了，雖然沒生氣，心中可有點不歡喜。糊塗人也有點精明勁兒，這點精明是往往在人家說他糊塗的時候發現，南星也是如此。他想了半天打算說些絕不帶優氣的話，以證明他不「完全」糊塗；他承認自己有一「點」糊塗。他忽然說：

「我坐過火車！」

這句話叫他的身分霎時增高了許多，因為在這一幫小孩之中，只他一個人有說這個話的資格。大家自然都看見過火車，可是沒有坐過，「看過」和「坐過」是根本不同的；當然不敢出聲，只好聽着南星說：

「火車一動，街道，樹木，人馬，房子，電線杆子就全往後面跑。」

這個話更是叫他們聞所未聞，個個張着嘴發愣，不敢信以為實，也不敢公然反對。

現在南星看出他的身分是何等的優越，心中又覺得有點不安，似乎糊塗慣了，忽然被人

欽敬，是很難受的事兒。於是他雙手扯着嘴，弄了個頂可怕，又可笑的鬼臉。

大家此時好像受了南星的魔力，趕快都雙手扯嘴，弄了個鬼臉；而且人人心中覺到，他們的鬼臉沒有南星的那樣可怕又可笑。

到底是小坡膽氣壯，不易屈服，他臉對臉的告訴南星他不明白爲什麼樹木電線杆子全往後退。

「你看，」南星此刻也有點懷疑，到底隱機所說的是否正確。可是話已說出去，也不好再改嘴：「你看，比如這是火車，」他檢起小坡的火車來，托在手上：「你們是火車兩旁的人馬樹木，你們全站起來！」

大家依命都站起來。

「看者，」南星說：「這是火車，火車一走，」他往前跑了幾步：「你們就覺着往後退！」他又往前跑了幾步，回過頭問：「覺得往後退沒有？」

大家一齊搖頭！

南星臉紅了，結結巴巴的說：



『來！來！咱們大家當火車，你們看兩旁的樹木房子退不退！』

他們排成兩行，還由南星作火車頭『門——！』了一聲，繞了花園一遭。

『看出東西全往後退沒有？』南星問，其實他自己也沒覺得牠們往後退，不過不好意思不這麼問一聲兒。

『沒有！沒有！』大家一齊喊。兩個馬來小翅低聲兒說：『我們倒看見樹葉兒動了，可是，或者是因為有風吧！』說完她們咕咕哈哈的笑了一陣。

『反正我坐過火車！』南星沒話可說，只好這樣着補一句。

『他瞎說呢，』兩個馬來小翅偷偷的對仙坡說：『我們坐過牛車，就沒看見東西往後退。』牛車，火車都是車，仙坡自然也信南星是造謠言呢。

三多想：也許樹木和房子怕火車碰着牠們，所以往後躲，這也似乎近於情理；但是他沒敢發表他的意見。看着大家還排着兩行，沒事可作，他說了話：

『咱們當兵走隊玩吧！』

大家正想不出主意，樂得的有點事兒作，登時全把手攔在嘴上吹起喇叭來。南星一邊兒

吹號。一邊兒把腳鴨抬起老高，撲撲撲的走。大家也撲撲撲的在後面跟着。小坡發起三楞草插在腰間，當作劍；又拾起滾竹竿騎上，當馬耀武揚威的作起軍官來。

「不行！不行！站住！」小坡在馬上下了命令：「大家都吹喇叭，沒有拿槍當兵的還行嗎？」

全部軍隊都站住，討論誰吹喇叭，誰當後面跟着的兵。

討論的結果：大家全願意吹喇叭，福星說：他可以吹喇叭，但是必須允許他打大鼓。

「我們不能都吹喇叭！」小坡的態度很堅決：「這麼着，先叫小姑娘們吹喇叭，我們在

後面跟着當兵。然後我們再吹喇叭，叫她們跟着走，這公道不公道？」

小坡的辦法有兩個優點：尊敬女子和公道。大家當然贊成。於是由仙坡領隊，她們全把

手放在嘴上，噙打噙打的吹起來。

可是，後面的兵士也全把手放在嘴上吹起來。

「把手放下去！」小坡向他們喊。

他們把手放下去了，可是嘴中依然噙打噙打的吹着，而且吹得比前面的樂隊的響聲還大

的多。小坡本想懲罰他們中的一個，以示警戒。可是，他細一聽啊，好，他自己也正吹得挺響。

走了一會兒，小坡下令換班。

男的跑到前面來，女的退到後邊去，還是大家一齊出聲，誰也不肯歇着。小坡本來以為小姑娘們容易約束，誰知現在的小嫗兒更講自由平等。

「大家既都願意吹喇叭，」小坡下了馬和大家說：「落得痛痛快快的一齊唱回歌吧！」唱歌比吹喇叭更痛快了，況且可以省去前後換班的麻煩，大家鼓掌贊成。

「站成一個圓圈，我一舉竹竿就唱。」小坡把竹竿——就是剛纔騎着的那匹大馬——舉起，大家唱起來。

有的唱馬來來歌，有的唱印度曲，有的唱中國歌，有的唱廣東戲，有的不會唱扯着脖子曬曬，南星是只會一句：「門——！」

「噠噠噠，門——！噠噠噠，門——！噠呀，好難聽啦，樹上的鳥兒也吓飛了，小貓也趕快跑了，街坊四鄰的小狗一齊叫喚起來，他們自己的耳朵差不多也震聾了。」

小坡忽然想起：陳媽在樓上睡覺，假如把她吵醒，她一定要對媽媽說他的壞話，他趕緊把竹竿舉起，叫大家停住。他們正唱得高興，那肯停止；一直唱（或者應該說，『鑿』）下去，鑿兒是越來越高，也越難聽。唱到大家都口乾舌燥，嗓子裏冒烟，纔自動的停住，停住之後，南星還補了三四聲『門——！』招得兩個馬來小妞說：設若火車是她們家的，她們一定在火車頭上安起一架大留聲機來，代替汽笛，——天下最難聽的東西！

幸而陳媽對睡覺有把握，她始終沒醒；小坡把心放下去一些。

歇了一會兒，大家纔彼此互問：『你剛纔唱的是什麼？』『你聽我唱的好不好？』

『我也不知道我唱的是什麼。你唱的我一點也沒聽見！』大家這麼毫不客氣的回答。

大家並不覺得這樣回答有什麼不對的地方，本來嗎，唱歌是要『唱』的，誰管別人聽不聽呢。

又沒事可作了！有的手拍腦門，有的手按心口，有的撩着裙子，有的扯着耳朵，大家想主意。主意本來是很多的，但是一到想的時候，便全不露面兒了。想了半天，大家開始彼此：『你說，咱們幹什麼好？』

小坡的計畫是：去搬一支小凳當講台，一個人站在上邊，作爲講演員。他一喊打，下面就立起一位，問：你是要打我嗎？台上的人一點頭，登時跳下台去，和質問的人痛打一番。講演人戰勝呢，便再上台去喊打，再由台下二人向他挑戰。他要是輸了呢，便由戰勝者上台去喊打如此進行，看最後誰能打倒的頂多，誰就算贏了；然後由大家給他一點獎品。

南星沒等說完，已經把拳頭握好，兩個小印度也先在自己的胸捶了兩拳，作爲接戰的預備。三多也把暑涼綢褂子，脫了交給妹妹拿着。

兩個馬來小妞兒一聽他們打架比武，吓得要哭。他坡雖然腰子大一些，但是聲明：男和女打不公道。印度小姑娘主張：假如非打不可，那末就三個女打一個男的，而且女的可以咬男子的耳朵。三多的妹妹沒說什麼，心中盤算：大家要打成一團的時候，她便把哥哥的褂子蓋在頭上，藏在花籃裏面。

南星雖然兇猛非常，可是聽到她們要咬耳朵，心中未免有點發噁咕：設若他長着七八十來支耳朵呢，咬掉一個半個也原不算什麼，可是一個人只有兩支——他摸了摸耳朵，確是只有一對兒！——萬一全咬下去，腦袋豈不成了禿球！他傻子似的看着小坡，小坡到底有主意

：女子不要加入戰團，只要在遠處坐着，給他們拍掌助威。

大家贊成這個辦法。女子坐在一邊，專等鼓掌，小坡撥了一支小矮凳來，怕南星搶他的，登時便跳上去。

小坡的嘴唇剛一動，階屋便跑過去了；他以為小坡一定要說打倒的。誰知小坡並沒那末說，他真像個講演家似的，手指着天上：「諸位！今天，哥哥到這裏，」有仙坡在座，他自然要自稱哥哥，雖然他常聽人們演說的時候自稱「兄弟。」「要——打！」

「你要打我嗎？」下面四位英雄一齊喊。

小坡原是主張一個打一個的，可是一見大家齊來了，要一定主持原議，未免顯着太不勇敢。於是他大聲喝道：

「就是！要打你們一羣！」

這一喊不要緊，簡直的像拆了馬蜂窩了，大家全吼了一聲，殺上前來。

那個小印度腿快，過來便一人拉住小坡一支胳膊。南星上來便摸他的腿，三多搶過了拳頭，打在自己頭上，把自己已打倒。小坡拚命往外抽胳膊，同時兩腳又踢，不叫南星摸住。

他坡一看三價打一價，太不公平，捋了一綫根葉，往南屋那上擡；可是無濟於事，因  
葉打人不疼的。兩個馬來小種害怕，遮着眼睛曲手指縫兒往外看，看得分外清楚。印度  
小種用手拍牌心，鼓舞他們用力打。三多的妹妹看見哥哥自己，打倒了自己，過去罵在他  
身上，叫他當黃牛。

小坡真有能力，前擒後扯，左扭右晃，到底把胳膊抽出來。南屋是低着頭，專攻腿部，  
頭上挨了幾拳，也不去管，好像是已把腦袋交給別人了似的。他本來是攙着小坡的腿，可是  
經過幾次前後移動，也不知是怎回事，攙着的腿變成黑顏色了，好吧，將錯就錯，反正誰  
也是一樣，一使勁，把小印度搬倒了一個。這兩個滾成一團，就手兒也把小坡拌倒，於是四  
個人全滿地翻滾，誰也說不清那個是自己的手脚，那個是別人的；不管，只顧打；打着誰，  
誰算倒運；打着自己，也只好算着。

打着打着，南屋改變了戰略：用他的胖手指頭鑽人們夾肢窩和大腿根的癢處肉。大家眼  
着都採用這個新戰術，哎呀！真癢癢！都倒在地上，笑得眼淚汪汪，也沒法再接着作戰。笑  
聲剛住，勳骨上又來了個手指頭，只好捂着肚子再笑。喘喘一口氣，脚心上又挨了一戳，讓

鑿的一下子，又笑起來，小姑娘們也看出便宜來，全過來用小指頭，像一羣小毛蟲似的，  
滾滾出出，癢癢出出在，他們的胸窩肋骨上亂串。他們滿地打滾，口中一勁兒央求。

「誰贏了？」三多忽然喊了一聲。

大家都忽然的爬起來，捧着肚子喘氣，剛喘過氣來，大家一齊喊：

「我贏了！」

「請仙坡發給獎品！」小坡說。

仙坡和兩個馬來小妞喘了半天，然後她上了小凳，手中拿着一塊檯席，說：

「這裏是一塊黃寶石，當作獎品。我們想，」她看了兩個馬來小妞一眼：「這個獎品應

給三多！」

「爲什麼？沒道理！」他們一齊問。

「因爲：」仙坡不慌不忙的說：「他自己打倒自己，比你們亂打一回的強。他打倒自己

以後，還背着妹妹當黃牛，又比你們好。」她轉過臉去對三多說：「這是塊寶石，很嬌嫩的，你可好好的拿着，別碰壞了！」



三多接過寶石，小姑娘們一齊鼓掌。

「不公平道！」兩個小印度嚷。

「不明白！」南星喊。

「分給我一半！」小坡向三多說，跟着趕緊把妹妹背起來：「我也愛妹妹，當黃牛，還不分給我一半！」

南星一看，登時爬在地上，叫小印度姑娘騎上他：「也分給我一半！」

兩個小印度慌着忙把兩個馬來小妞背起來。

三多的妹妹在三多的背上說：

「不行了！太晚了！」

「不玩了！」南星的怒氣不小。

「不玩了！可以！得把我們背回家去！」小姑娘們說。

他們一人背着一個小姑娘，和小坡兄妹告辭回家。

要是學校一年到頭老放假，這一年的光陰要過得多麼快活，多麼迅速；你看，年假一個來月過得有多麼快，還沒玩要够呢，又到開學的日子了！不知道先生們爲何這樣愛教書，爲什麼不再放兩三個月的假，難道他們不喜歡玩耍嗎？那怕再放「一」個月呢，不也比現在就上學強嗎？

小坡雖然這麼想，可是他並不怕上學。他只怕妹妹哭，怕父親生氣；此外，他什麼也不怕，沒有他不敢作的事兒，開學就開學，也跟作別的遊戲一樣，他高高興興的預備起來。由父親的箱中拿來七八支蠟燭掉毛，二三年沒賣出去的毛筆。父親那裏不是沒有好筆，但是小坡喜愛用落毛的，因爲一邊寫字，一邊搨毛，較比的更熱鬧一些。還拿來一個大銅墨盒，不爲裝墨，是爲收藏隨時檢來的寶貝——粉筆頭，小乾檯檯，棕樹核兒等等。

父親給買了新教科書，他和妹妹一本一本的先把書中圖書看了一遍。妹妹說：這些新書不如舊的好，因爲圖畫不那麼多了。小坡嘆了口氣說：先生們不懂看畫，只懂看字，又有什

麼法呢！

東西都預備好了，書袋找不到了。小坡和妹妹翻天搗爛的尋覓，連洗臉盆裏，陳媽的枕頭底下都找到了，沒有！最後他問小貓，二喜看見了沒有，二喜啞了一聲，把他領到花園裏，哈哈！原來書袋在花叢裏藏着呢。拿起一看，裏面鼓鼓囊囊的裝着些小棉花團，半個破皮球，還有些零七八碎的；原來二喜沒有地方放這些玩藝兒，借用小坡的書袋作了百寶囊。他告訴了妹妹這件事，他們於是更加喜愛二喜。小坡說：等父親高興的時候，可以請求他給買個新書袋，就把這個舊的送給二喜，妹妹說：簡直的她和二喜一人買個書袋，都去上學也不壞，可是小坡說：學校裏有一對小白老鼠，要是二喜去了，恐怕小鼠們有些性命難保！這個問題似乎應該等有工夫時，再詳加討論。

由家裏到學校有十幾分鐘便走到了。學校中是早晨八點鐘上課，哥哥大坡總在七點半前後動身上學。可是小坡到六點半就走，因為妹妹每天要送他到街口，然後他再把妹妹送回家，然後她再送他到街口，然後他再把妹妹送回來。如此互送七八趟，看見哥哥預備好了，纔戀戀不捨的把妹妹交給母親，然後同哥哥一齊上學。

有的時候呢，他和妹妹在附近走一遭，去眷南星，三多，和馬來小奴兒們。小坡納閣，爲什麼南星們不和他一個學校念書，要是大家成天在一塊兒够多麼好！不行，大家偏偏分頭去上學，只有早晚纔能見面，真是件不痛快的事。還更有不可明白的事呢：大家都是學生，可是念的書都不相同，而且上學的方法也不一樣。拿南星說吧，他一月只上一天學。那就是說：每月一號，南星拿着學費去交給先生，以後就不用再去，直等到第二月的一號。聽說南星所入的學校裏，有一位校長，一位教員，一個聽差，和一個學生——就是南星。校長教員，聽差，和南星都在每月一號到學校來。大家到齊，聽差便去搖鈴，搖得很響，一聽見鈴聲，南星便把學費交給校長。聽差又搖鈴，搖得很響；校長便把南星的學費分給先生與聽差。聽差又搖鈴，搖得很響，校長和先生便出去吃飯。他們走後，南星搶過銅鈴來搖，搖得更響；痛痛快快的搖過一陣，便回家去。他第一次入學的時候，拿着第一冊國語教科書，現在上了三年的學，還是拿着第一冊國語。他的父母說：天下再找不出這樣省書錢，省筆墨費的地方，所以始終不許南星改入別的學校。校長和先生呢，也真是熱心教育，始終不肯停辦，漸漸學校太多，招不來學生，那不是他們的過錯，小坡很想也入南星所在的學校，但是

父親不但不允所請，還帶手兒說：南屏的父親是糊塗蟲！

兩個馬來小姑娘的上學方法就不同了：她們的是個馬來學校。她們是每天午前十一點鐘纔上學，而且到了學校，見過先生便再回家。聽說：她們的學校裏不是先生教學生，是學生教先生。她們所擔任的課程是『吃飯』。到十一點鐘，她們要到學校去，給先生們去主意吃什麼飯，先生們便無論如何想不出主意來，非一直餓到晚上不可！她們到了學校，見了先生，只要說：『今天咖喇飯和炒青菜』。說着，向先生一鞠躬。先生趕緊把這個菜單寫在黑板上。等他寫完，她們便再一鞠躬，然後手拉手兒回家去。小坡也頗想入這個學校，因為他可以教給馬來先生們許多事情。但是父親不知為何老藐視馬來人，又不准小坡去！

兩個小印度是在英文學校念書。學校裏有中國小孩，印度小孩等等；還有白臉，高鼻子，藍眼珠的美國教員，而且教員都是大姑娘！小坡時時想到：我要是換學校啊，一定先入這個英文學校。那裏有各樣的小孩，多麼好玩；況且有白臉，高鼻子，藍眼珠的教員，而且都是大姑娘！我要是在那裏好好念書，先生一喜愛我，也許她們把柚坡請去當教員；柚坡雖然沒長着藍眼珠，但是她反正是姑娘啊！

兩個小印度上學的方法也很有趣味：他們是上一天學，休息一天的，因為他們倆交一份兒學費，兩個人倒換着上學。今天哥哥去，明天弟弟去。藍眼珠的先生們認不清他們誰是誰，所以也不知道。到學期考試的時候，哥哥預備英文，弟弟就預備地理，你看這有多麼省事！誰能把一大堆書都記住，就是先生們吧，不也是有的教國語，有的教唱歌嗎？可見一個人不能什麼都會不是？小印度們的辦法真有道理，一人抱着一角兒，又省事，又記得清楚。小坡想：假如他披上他那件紅綢子寶貝，變成印度，再叫妹妹把臉塗黑，也頗可以學學小印度們，一對一天的上學，唉！不好辦！父親準不許他們這樣辦！一問父親，父親一定又說：「廣康人上廣康學校，別有別的可說！」

小坡要是羨慕南星們呀，可是他真可憐三多。三多是完全不上學校，每天在家裏跟着個戴大眼鏡，長鬍子，沒有牙的糟老頭子，念讀寫作，一天幹到晚！沒有唱歌，也沒有體操！頂厲害的是：書上連一張圖畫沒有，整篇整本密密匝匝的全是小黑字兒！也就是自己能打自己的三多，能忍受這個苦處；換個人哪，早一天喊五百多次「打」了！不錯，三多比誰都認識的字多。但是他只認識書本上的字，一換地方，他便抓瞎了。比如你一問他街上的廣告，

鐘門上的字，他懷疑地想：「這些字和資本上的不是一樣大，不該說！」可憐的三修！

小坡雖然羨慕別人的學校，可是他並不是不愛他所入的學校。那裏有二百多學生，男女都有。先生也有十來位，都認不得國語和國字。他們都很愛小坡，小坡也很愛他們。小坡尤其愛他本級的主任先生，因為這位先生說話聲音宏亮，而且能在講台上站着睡覺。他一睡，小坡便溜出去玩一會兒。他醒來大聲一講書，小坡便再溜進來，絕對的不相衝突。

六點半了，上學去！背上書袋，袋中除了紙墨筆硯之外，還裝着那塊紅繩子寶貝，以便隨時變化形像。

拉着妹妹走出家門。

「先看看南屋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哇。」

編過一條街，找到了南屋。

「上學嗎，小坡？」南屋問。

「可不是。您呢？」

「我！還沒到一號呢。」

「嘿！」小坡多麼羨慕南星！「咱們找三多去吧？」

「別去啦！三多昨兒沒背上書來，在門口兒罰站，腦袋晒得直流油兒。我偷偷的給他用香蕉葉子作了個帽子，好！被那個糟老頭看見了，拿起大煙袋，啣！給了我一下子！你看，這個大包！」

果然，南星的頭頂上有一個大包，顏色介乎青紫之間！

「啊！」小坡很爲南星抱不平，想了一會兒，說：「南星，趕明兒咱們都約會好，去打那個糟老頭子好不好？」

「他的煙袋長，長，長着呢：你還沒走近他身前，他把煙袋一掄，啣！準打在你的頭上！好，我不敢再去！」南星摸着頭上的大包，頗有點「一朝被蛇咬，三年怕井繩」的神氣。

「先去偷他的煙袋呀！」小坡說。

「不行！三多說過：老頭子除了大煙袋，還有個手杖呢！老頭子常念道：沒有手杖不用打算教學！」



「手杖？」仙坡不明白。

「唉，手杖？」南星也不知道什麼是手杖，只是聽三多說慣了，所以老覺得「似乎」看見過這種名曰手杖的東西。——不敢說一定是什麼樣兒。

「什麼是手杖呢？二哥！」仙坡問小坡。

小坡翻了翻眼珠：「大概是個頂厲害的小狗，專咬人們的雞肚子！」

「那真可怕！」仙坡顫着聲兒說。

小坡知道這個老頭子有些不好惹，他只好說些別的：「咱們找小印度去，怎樣？」

「已經上學了，剛纔從這兒過去的。」南星回答。

「反正他們總有一個在家呀，他們不是一對一天輪着班上學嗎？」小坡問。

「今天他們學校裏開會，有點心，有冰吉凌吃。他們所以全去了。他們說：一個先進去，吃完了出來換第二個。這樣來回替換，他們至少要換十來回！可惜，我的臉不黑；不然我也和他們一塊去了！點心，冰吉凌！哼！」南星此刻對於生命似乎頗抱悲觀。

「冰吉凌！點心！」小坡，仙坡一齊張着嘴說。

待了半天，小坡說：「去看看馬來小姑娘們吧？」

「她們也上學了！」南星裝氣頹聲的說，似乎大家一上學，他簡直成了個無依無靠的「小可憐兒」啦。

「也上學啦？這麼早？我不信！」仙坡說。

「真的！我還背了她們一程呢！她們說：有一位先生今天早晨由牀上摔下來了，不知道怎麼再上去好，所以來傳集學生們，大家想個好主意。」

「嘿！」仙坡很替這位掉下牀來而不知怎麼再上去好的先生發愁。

「把牀翻過來，蓋在他身上，就不錯；省得上牀下牀怪麻煩中。」小坡說，待了一會兒：「可是，那要看是什麼牀啦：籐牀呢還可以，要是鐵牀可未免有點難的慌！」

「其實在地板上睡也不壞，可以不要牀。」仙坡說。

「有這樣的老師，真是好玩！我趕明兒去請父親，也把我送到馬來學校去念書。」南星說。

「你要去，我也去，可是你得天天背着我上學！」仙坡說。

「可以！」南星很高興，懶懶地這樣重視他。

「好啦，南星，晚上見！我可得上學啦！」小坡說。

「早點回來呀！小坡！咱們還得打一回呀！」南星很誠懇的央求。

「一定！」小坡笑了笑，拉着妹妹把她送回家去。到了家門，哥哥已經走了，他忙着扯開大步，跑向學校去。

### (七) 學校裏

到了學校裏，小坡的第一件事是和人家打起來了。假如你們知道小坡打架的宗旨，你們或者不至於說他是好勇鬪狠，小坡的打架，十回總有九回半是爲保護別人呀。尤其是小姑娘們，受了別人的欺侮，不去報告先生，總是來找小坡訴苦。小坡雖然還在低年級，可是一見不平的事兒，便勇往直前，不管敵人的胳膊比電線桿子還粗，也不管敵人的腿是鐵打的還是銅鑄的。打！沒有別的可說！人們仗着胳膊粗，身量大，去欺侮人，好，跟他們拚命！

小坡到拚命的時候，確也十分厲害。雙手齊輪，使敵人注意上部，其實目的是用腦袋撞

敵人的肚子，自然哪，十回不見得有三四回恰好撞上；但是，設若撞上呀，哈！敵人在三天之內不用打算舒舒服服的吃香蕉了！

小坡的頭是何等堅硬！你們還記得：他和媽媽上市買東西去，不是他永遠把筐子，不論多麼沈重，頂在頭上嗎。再說，閒着沒事兒的時候，他還貼着牆根，兩脚朝天，用腦袋站着，一站就是十分鐘。有經過這樣訓練的腦袋，再加以全身力量作後盾，不要說撞人呀，就是碰在老山羊頭上，也得叫山羊害三天頭疼！據被撞過的人說：只要小坡的腦門觸上你的肚皮，得啦，你的肚皮便立刻貼在脊梁骨上去，不好受！

小坡對於比自己身量矮，力氣弱的呢，根本不屑於這費「腦力」——腦袋的力量。他只要手拍腦門，然後一指敵人的肚子，敵人便沒有別的法子，只好認罪賠情。

對於「個子」，力氣差不多與小坡相等的，他也輕易不用腦袋；用拳頭打勝豈不更光榮，也顯着不佔便宜啊。到底是小坡，什麼事都講公道！

還有一類小孩呢，好欺侮人，又不敢名正言順的幹，偷偷摸摸的佔小便宜兒；被人指出過錯來，不肯認罪；聽人家跟他挑戰，便趕緊抹着淚去見老師。小坡永遠不跟這樣的小鬼兒

宣戰，只是看見他們正在欺侮人的時候，過去就是一拳，打完再說。被打的當然去告訴先生，先生當然懲罰小坡。小坡一聲不出，低頭領受先生的罰辦。他心裏說：反正那一拳打得不輕！至少叫你三天之內不敢再欺侮人！

「操場的樹後面見！」是正式挑戰的口號。

這個口號包括着許多意思：操場東邊有一排密匝匝的小山丹樹，剪得整整齊齊的，有三尺多高。這排紅花綠葉的短牆以後，還有塊空地。有幾株大樹把這塊地遮得綠陰陰的，又涼爽，又隱僻，正好作為戰場。到這兒來比武的，目的在見着勝負，事前事後都不准去報告先生們的。打完了的時候，勝家便說：「完了，對不起呀！」敗將也隨着說：「完了，對不起呀！」假如不分勝負，同時倒在地上，便喊個一，二，三，一齊說：「完了，對不起呀！」這樣說，雖是打了架，而根本不傷和氣。所以小坡雖常常照顧這塊地方，可是並沒和誰結下仇恨。

現在我們應當低點聲兒說了！小坡，這樣可愛的一個小孩兒，原來也有時候受賄賂，替人家打架。

「小坡，替我和王牛兒打一回吧，他管我父親叫大洋狗！」一個小魔鬼手裏握着五張香煙錢兒。「打倒王牛兒，這全是你的，保管全是新的！」

小坡一勁兒搖頭，可是眼睛釘着小魔鬼的手。

小魔鬼遞過一張來。

小坡遲疑了一會兒，接過來了，捨不得再交還回去，果然是骨力硬整，嶄新的香煙錢！

「你先拿着那張，打贏了之後再給這四張！」小魔鬼張開手，不錯，還有四張，看着特別的可愛。

「輸贏總得給我？」小坡的靈魂已經被小魔鬼了去！

「打輸了哇？啾！打贏了，給！你常打勝仗，是不是？」小魔鬼的話說得甜美而帶力量。

「好了，什麼時候？」小坡完全降服了。

「下了第二堂，操場後面。」

「好吧，那兒見！」小坡把畫兒鄭重的收好，心中十分得意。

時間到了，大家來到大廳底下。

打！嗚呀，自己的腦袋沒有熱力貫着，一撞就撞了個空。拳頭也只在空氣中磨掄，打不着人。敵人的拳頭兩點投打來，打在身上分外的疼。而且好像拳拳打在小坡的良心上了！只覺得疼，鼓不起勇氣來！心中越慚愧，手腳越發慌。每拳打在身上都似乎是說：『要人家的洋番，不要臉！哪！……結果，被人家打倒在地！』王牛兒得意揚揚的說：『完了，對不起呀！』小坡含羞帶愧的說：『完了，對不起呀！』

嗚！嗚！嗚！——小魔鬼的聲音！

以後再也不這樣幹了，多麼丟臉！爲爭公道的時候，打得多麼有力氣，打輸打贏都是光榮的；爲羨張香煙惹打的時候，頭和豆腐一樣軟，而且心裏何等的難過！況且事後一打聽，原來是小魔鬼先說：『王牛兒的姐姐長得像支小老鼠，王牛兒纔反口說他父親像大洋狗。』

『小坡！』後來又有一個小魔鬼拿着一把各色的花給敲：『你和李三洋打，』  
小坡沒等他說完，手遮着眼睛就跑開了。

我們在回說吧，小坡進了校門正問看門的老印讓在新年的時候，吃了什麼好東西，聽了

什麼好笑話。背後來了個小妞兒，拉了他一把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同班的小英。她滿臉是淚，連腦門上都是淚珠，不曉得她怎麼會叫眼淚往上流。

「怎麼了？小英！」

小英邊是不住的抽搭，嘴唇張了幾次，吃進去許多大鹹淚珠，可是說不出話來。

「怎麼了，小英；別哭，吃多了眼淚可就吃不下飯去了！」小英瞥見妹妹撒開脾氣哭喊的時候，便吃不下飯去，所以知道吃眼淚是有礙於飲食的。

小英果然停住哭聲，似乎是怕吃不了飯。她委委屈屈的說：「他打我！」

「誰？」小英問，心中很替小英難過。

「張禿子！打我這兒！」小英的手在空中隨便指了一指。

小英看了看小英的身上，並沒有被打的痕跡。或者張禿子打人是不留痕跡的，也未可知。反正小英眼淚是真的，一定是受了委屈。

「他還搶去一支小船，張禿子！」小英說。

小英有點發糊塗：還是那支小船叫張禿子呢？還是張禿子搶去小船？



「小船？」他問。

「紙摺的小船，張禿子！」

小坡決定了：這一定是張禿子（人），搶去張禿子（小船）。

「你去告訴了先生沒有？」

「沒有！」這時小英的淚已乾了，可是用小手指頭在眼睛上抹了兩個黑圈。

「好啦，小英，我去找張禿子，把小船要回來。」小坡說着，撩起老印度的裙子給小英擦了擦臉。老印度因為開學，剛換上一條新裙子，瞪了小坡一眼。

「要回小船還不行！」小英說。

「怎麼？」

「你得打他，他打了我這兒，張禿子！」小英的手指又在空中指了一指。

「小英，他要是認錯兒，就不用打他了。」小坡的態度很和平。

「非打他不可！張禿子！」

小姑娘們真不好惹！小坡還記得：有一回妹妹仙坡說，拉車的老牛故意瞪了她一眼，

非叫他去打牛不可。你說，萬一老牛真有意打架，還有小坡的好處嗎？經過長時間的辯論，不行，妹妹是『一把兒死拿』，一點兒不退步。最後小坡急中生智，在石板上畫了隻老牛，叫妹妹自己去打，算是把這鬪牛的危險躲過去了。

「好啦，小英，咱們先上教堂去吧。」

小英和小坡剛進了講堂，迎面正好遇見張禿子。張禿子一看小坡拉着小英的手，早明白了其中的故典兒，沒等小坡開口，他便說了：

「操場的樹後面見哪，小坡！」

「什麼時候！」小坡問。

「現在就走！你敢不敢？」張禿子的話有些刺耳。

「你先去，等我把衣裳脫了。」小坡穿着雪白的新制服，不敢弄髒。脫了上身掛在椅子上然後，從書袋中掏出紅綢寶貝，圍在腰間，既壯威風又省得髒了褲子。

「小英，你看一圍上這個寶貝，立刻就比張禿子還高了許多，是不是？」

「真的！」小英一看小坡預備到戰場去，拍着兩隻小手，連話也說不出了。

大樹底下，除張禿子與小坡之外，還有幾個參觀的，都穿着舊圍腰，坐在地上看熱鬧。由樹葉透進的陽光，斑斑點點落在張禿子的禿頭上，好像撒着點點老倭瓜，黃綠兒的帶着些綠影兒。張禿子雖然頭髮不多，力氣可是不小。論他的身量，也比小坡高着好些；胳膊腿兒也全筋是筋，骨是骨的，有把子架勁。

可是小坡一點沒把這個倭瓜腦袋的混小子放在心裏。他手插在腰間，說：

「張禿子，趕快把小英的小船交回去！再待一會兒，可就太晚了！」

張禿子把那隻小紙船放在樹根下的青苔上，然後緊了緊襠帶，又摸了摸禿腦袋，又咽了口氣，又舐了舐嘴唇，又指了指青苔上的小紙船，又看了看旁邊坐着的參觀者，又捏了捏鼻子，這纔說：

「打呀！不用費話！你打勝，小船是小英的；你打敗，小船歸我啦！」

「張禿子不但態度強橫，對於作戰也似乎很有把握。把脚一蹀，禿頭一晃，吼了一聲，就撲上來了。」

一看來得厲害，小坡算計好，非用腦袋不足以取勝。他架開敵人的雙手，由尾巴骨起，

直至頭頂，嚇成一氣，照着張禿子的肚子頂了去。張禿子也是久經大敵的手兒，早知道小坡的「撞羊頭」馳名遠近，他趕快一吸氣，把肚子縮回，跟着便向旁邊一偏身，把小坡的頭讓過去。

小坡每逢一用腦袋，便只用眼睛看着敵人脚步的移動，把脖子，脊梁一概犧牲。他見張禿子的脚挪到旁邊去了，心中說：「好，捶咱的脊背！果然，唧噥唧噥唧，背上着了拳，胸中和口腔裏還似乎有些回響。張禿子打人有這樣好處：捶人的時候老有聲有韻的，唧噥唧噥，五聲一頓，不多不少，怪有意思的。」

小坡趕快往後退，拉好了尺寸，兩手虛晃，頭又頂上前去。嗚！張禿子的脚又挪開了，頭又撞着了空氣！唧噥唧噥唧，背上又挨了五拳。哎呀，脖子上也唧噥開了。只好低着頭縮縮兒，一擡頭非叫敵人兜着脖子打倒不可。得換些招數了：不往後退，往前死攻，抱住張禿子的腿，給他個短距離的碎撞。好容易得着敵人的胖腿，自己的脊上不知唧噥了多少次了，犧牲不小！不管，自要抱住他的腿，就有辦法了。唉！還是不好，距離太近，撞不上勁來，而背上的唧噥唧噥更響亮了。

「小坡要完！小坡要完！」參觀人這樣亂說。

小坡有點發急了！

急中生智，忽然放手張禿子的腿，「急溜的」一下，往敵人背後轉去。張禿子正揚着頭兒捶得有趣，忽然捶空了一拳，一低頭，唉？小坡沒有了。忙着轉身，身兒剛轉好，哪！肚子好像撞在個大皮球上，可是比皮球還硬一些。「啊！小坡的腦袋！」想起小坡的腦袋來，心中當時失了主心骨兒。兩手不往前掄，擱在頭上，好像要想什麼哲學問題。肚子完全鼓出去，似乎是說：來，再撞！果然，哪！我要倒下，他心裏想。果然，不幸而言中，晃晃悠悠，晃晃悠悠，地不觸地，向後飛去，耳旁忽忽的頗有風聲。喀噠！禿腦瓜扎進山丹樹葉裏面去了。

「完了，對不起呀！」小坡一手摸着腦門，一手搓着脖子說。

「完了，對不起呀！」張禿子的嘴在一朵大紅山丹花下面說。

「參觀的過來，把張禿子從樹葉裏拉出來。張禿子捧着肚子說：『可惜，這些山丹花不很香！』」

小坡從樹根下檢起那支小船，繞過山丹樹，到操場來找小英。她正在矮樹旁邊等着呢。

「嗚！小坡！小坡！我都聽見了！你唧唧的打張禿子，真解恨！解恨！」小英踩着腳說。

「這是你的小船，小英。好好的拿着，別再叫別人搶去！」他把小船交給小英，心裏說：「唧唧的打張禿子，那敢情好！打張禿子，我看背上可直發癢？」

「可是有一樣，張禿子以後也許不敢再欺侮小姑娘了！」小坡自言自語的往教室裏走。「你捶的痛快呀，我頂得也不含糊。」

### (八) 逃 學

先生正教算術，一手提着教鞭，一手捏着粉筆，很快的在黑板上畫了兩個「7」然後咳嗽了一聲，用教鞭連敲黑板，大聲喊道：

「小英！七七是多少？說！」

小英立起來，兩腿似乎要打哆嗦，低頭看桌上放着的小紙船，半天沒言語。

「說！」先生又打了個霹靂。

小英眼睛慢慢往左右瞭，希望同學們給她打個手勢；大家全低着頭似乎想什麼重大的問題。

「說！」先生的教鞭在桌上拍拍連敲。

張秃子在背後低聲的說：「七七是兩個七。」

小英還是低着頭，說：「七七是兩個七。」

「什麼？」先生好似沒有聽見。

「七七是兩個七。」小英說，說完，腿一軟，便坐下了。坐下又補了一句：「張秃子說的！」

「啊？張秃子？」先生正想不起怎麼辦好，聽說張秃子，也就登時想起張秃子來了，於是：「張秃子！七七是多少？說！快說！」

「不用問我，最討厭『7』的模樣，一橫一拐的不像個東西！」張秃子理直氣壯的說。先生看了看黑板上的『7』，果然是不十分體面。

小坡給張禿子拍掌，拍得很響。

「誰拍掌呢？誰？」先生瞪着眼，教鞭連敲桌子。

大家都愛小坡，沒有人給他洩漏。可是小坡自己站起來了：「我鼓掌來着。先——！」

他向來不叫「先生」，只是把「先」字拉長一點。

「你？爲什麼？」先生喊。

「7」是真不好看嗎！「8」字有多麼美：又像一對小環，又像一個小葫蘆，又像兩個小糖球黏到了一塊兒。」

小坡還沒說完，大家齊喊：

「我們愛吃糖球！」

「七七是多少，我問你！」先生用力過猛，把教鞭敲斷了一節兒。

「沒告訴你嗎，先——！」「7」字不順眼，說不上來。二八一十六，四八四十八，五八

「我問你七七是多少，誰叫你說八！」先生一着急，捏起個粉筆頭兒，擄在嘴裏，咬了



咬，吃下去了。吃完粉筆頭，賭氣子坐在講桌上，不住的叨嘮『不教了！不教了！氣死氣！死！』

『二八—十六，四八—四十八，五八—』小坡繼續着念。

大家啼裏嘩啦，一齊在石板上畫『8』。

小坡畫了個大『8』，然後把石板橫過來，給大家看：『對了，『8』字橫着看，還可以當眼鏡兒。』

大家忙着全把石板橫過來，舉在面前，『真像眼鏡！』

『戴上眼鏡更看不真了！』張禿子把畫着『8』的石板放在鼻子前面。

『『9』也很好玩，一翻個兒就變成『6』。小坡在石板上畫了個『9』，然後把石板倒拿：『變！是！』不是？』

大家全趕快畫『9』，趕快翻石板，一聲吶喊：『變！』有幾個太慌了，把石板嘩叭叭摔在桌子上。

先生沒有管他們，立起來，又吃了一個粉筆頭。嘴兒動着，背靠黑板，慢慢的睡去。

大家一看，全驚起來，把眼閉上。有的居然站着睡去，有的閉着眼慢慢坐下，爬在桌上睡。張禿子不肯睡，依舊睜着眼睛，可是忽然很響的打起呼來。

小坡站了一會兒，輕手蹣跚的往外走。一邊走，一邊叨叨：

「大家愛『8』，你偏問『7』，不知好歹！找你媽去，叫他打你一頓！」

小坡本來是很愛先生的，可是他們的意見老不相合；他愛『8』，先生偏問『7』；他要唱歌，先生偏教國語。誰也沒法兒給他們調停調停，真糟！

走到校外，小坡把這個算術問題完全忘掉。心中算計着，幹什麼去好呢。想不出主意來，好吧，順着大街走吧，走到那兒算那兒。

一邊走，一邊手脚『不識閒兒』，地上有什麼果子皮，爛紙，全像踢足球似的踢到水溝裏去；恐怕叫小脚兒老太太踩上，跌個朝天。有的時候也試用腳指夾地上的小泥塊什麼的。近來腳指總顫顫動；可惜腳指太短了一些，不然頗可以用腳拿筷子吃飯。洋貨店門外掛着的皮球也十分可愛，用手杵了一下，球兒左右擺動了半天，很像學校大鐘的鐘擺。假如把皮球當鐘擺多麼好，隨時拿下來踢一回，踢完再掛上去，豈不是『一搭兩用』嗎。鐘裏爲什

麼要擺呢？不明白！不用問先生去，一問他鐘靈是幹什麼的，他一定說：七七是多少？或呀，還有小乒乓球，洋娃娃，口琴兒等等！可惜都在玻璃櫃裏，不能摸一摸；只好躲在玻璃蓋兒上看着，聲中叨嘮：有錢的時候，買這個口琴！不！還是乒乓球好，沒事兒和妹妹打一回，準把妹妹贏了；可是也不要贏太多了，妹妹臉皮兒薄，輸多了就哭。還是長大了開個洋貨店吧！什麼東西都有：小球兒，各種的小球兒；口琴兒，一大堆；粉筆，各種顏色的；油條，炸得又焦又長；可是全不賣，自己和妹妹整天拿着玩，這够多麼有趣；也許把南星找來一塊兒玩耍；南星啊，一定光吃油條，不幹別的！

旁邊的鷄鴨店掛着許多板鴨，小燒豬，臘腸兒，唉，不要去摸，把燒豬摸髒了，人家還怎麼吃！「小坡到處講公德，是不是？」他自己問自己。「公德兩個字怎麼寫來着？」……「又忘了！」……「想起來了！」……「哼，又忘了！」

慢慢的走到大馬路。有一家茶葉鋪是小坡最喜愛的。小徒弟們在櫃臺前挑檢茶葉，東一袋籬，西一竹籃，清香的非常好聞。玻璃櫃中的茶葉筒兒也很美觀，方的，圓的，六稜兒的，都貼着很花哨的紙，紙上還畫着花兒和小人什麼的。小坡每逢走到這裏，一定至少要站

十來分鐘。

七

這個還有點奇怪的地方，每逢看見這個茶葉店，便想起：啊，哥哥大坡一定是在這裏被媽媽檢去的！這條大街處處有水溝，不知道爲何只有此處像是檢哥哥的地方。他往水溝裏看了看，也許又有個小孩在那裏縮着。沒有，可是有個小青娃，圍着身兒不知幹什麼玩呢。『啊，大概哥哥也是小青娃變的！』小娃，這兒來，我帶你看媽媽去！』小坡蹲在溝邊上向小娃點手。來了一股清水，把小青娃衝走了，可惜！

咚，咚，咚咚，由遠處來了一陣鼓聲。啊！不是娶新娘，便是送殯的！頂好是送殯的，那纔熱鬧！小坡伸着脖子往遠處看，心中驟咚咚的直跳，唯恐不是送葬的。而且就是出殯，也還不行；因爲送殯的有時完全用汽車，忽——，一展眼兒就跑過去，有什麼好看！小坡要看的是前有旗傘執事，後有大家用白布條拉着的汽車，那纔有意思。況且沒有旗傘的出殯的，人們全哭得紅眼媽似的，看着怪難過。有旗傘執事在街上慢慢走的呢，人人嘻皮笑臉的，好似天下最可樂的事就是把死人擡着滿街走。那纔有意思！

『哎呀，好天爺！千萬來個有旗傘執事的！』小坡還伸着脖子，心中這樣禱告。

噠，噠，噠，不是一張樂隊呀，還有「七擦」，「七擦」的中國吹鼓手呢！這半天還不通來，一定是慢慢走的！

等不得了，往前迎上去。小坡瘋似的，撒腿就跑，一氣跑出很遠。

可不得了，看，那個大開路鬼嚇！一丈多高，血紅的大臉，眼珠兒有肉包子大小，還會亂動！大黑鬍子，金甲紅袍，腳上還帶着小輪子！一對小孩子全穿着綠綢衣褲，頭戴鈴鼓形的草帽，拉着這位會出風頭，而不會走路的開路鬼。小坡看着這羣孩子，他嘴裏直出水，哈！我也去拉着那個大鬼，多麼有趣喇！

開路鬼後面，一排極瘦極髯的人們，都扛着大紙燈，燈上罩着一層黃藤，小坡很替這羣瘦人難過，看那個瘦老頭子，眼看着就被大燈給壓倒了！

這羣瘦燈鬼後面是一輛汽車，上面坐着幾個人，有的吹鎖哨，有的打銅鑼，有的打鼓，吹鎖哨的，鬚髯兒凸起，像個油光光的葫蘆。打鑼的把身子探在車外，一邊笑，一邊噹噹的連敲，非常得意。小坡恨不得一下子跳上車去，噹噹的打一陣銅鑼！

汽車後面又是一大羣人，一人扛着一塊綢子，有的淺粉，有的淡黃，有的深藍，有的蔥

心兒綠，上面都安着金字，或是黑絨剪的字。還有一些長白綢子條，上面的字更多。小坡想不出這都是幹什麼的，而且一點「看頭兒」也沒有。把大塊很好的綢子滿街上擺着，糟蹋東西！拿幾塊黑板寫上幾個「7」，或是畫上兩支小鬼，豈不比這個省錢！小坡替人家想主意。也別說，大概這許是綢緞店的廣告隊？對了，電影園，香煙莊都時常找些人，背着廣告滿街走，難道不許人家綢緞舖也這麼辦嗎！小坡你糊塗！小坡頗後悔他的用黑板代替綢子的計畫。

啊，好了！綢子隊過去了！又是一車奏樂的，全是印度人。他們是一律白衣白裙，身上斜披大紅帶，帶子上有些綠金的中國字。小坡認不清那是什麼字，過去問老印度。老印度搖頭，大概也不認識。

「不認識字，你們倒是吹喇叭呀！」小坡說。

印度們不理他，只抱着洋喇叭洋號，仰頭看着天。

汽車後面有一個打白旗的，襟上帶着一朵花兒，一個小紅緞條，小坡不知道這個人又是幹什麼的。只見他每一舉旗的時候，前面的綢子隊便把綢子扛得直溜一點，好像大家的眼睛

全往後瞞着他學的。有的時候，他還罵街，罵得很花哨，前面的綢子隊也不敢還言。小坡心裏說，這個人一定是個變態的老奴，不然，他怎麼這樣威風呢。

後面又是一輛沒標的汽車，車裏坐着個老和尚，閉着眼一動也不動。小坡心裏說：「這必定是那位死人了！」繼而一看，這位老和尚的手兒一擡，往嘴送了一牙橋子。小坡明白了，這不是死人，不過裝死罷了。他走過去，把住車沿，問：「橋子酸不酸呀？」老和尚依然一動也不動。小坡沒留神，車前面原來還有兩個小和尚呢。他們都是光頭未戴帽，腦袋晒得花花的流油。他們手打問心，齊聲「誦」了小坡一口。小坡瞪了他們一眼，說：

「操場後面見！」

小和尚們不懂，依舊打着問心，腦袋上花花的往下流油。

這輛後邊，還有一車和尚，都戴着黑僧帽，穿着藍法衣，可是法衣上有許多口袋，和洋服一樣。他們都嘩嘩着，好像是背書。小坡想出來了：前面的老和尚一定是先生，閉着眼睛聽他們背書。不知道背錯了挨打不挨。

這車背書的和翁後面，又有一輛大汽車，拉着一大堆芭蕉扇兒，和幾桶冰水，還有些大

小紙包，大概是點心之類。兩個戴着比雨傘還大的草帽的，挑着水桶，到車旁來灌水，然後挑去給人們喝，小坡過去，欠着腳看了看車中的東西，「喝！還有那麼些瓶子檸檬水呢！」

「拿一把！」駛車的說。

小坡看前後沒人，當然這是對他說了，於是拿了一把芭蕉扇，遮着腦袋。還跟着車走，兩個挑水的又回來灌水，小坡搭訕着喝了碗冰水，他們也沒向他要錢。哦，舒服多了，冰水喝了，頭上還有芭蕉着扇遮去陽光，這倒不壞！天天遇見送葬的，豈不天天可以白喝冰水？哼！也許來瓶檸檬水呢！還跟着車走，希望駛車的再說：「拿一把」豈不可以再拿一把芭蕉扇給妹妹拿回去。可是駛車的不再言語了。後面咚咚的打起鼓來，不得已，只好退到路旁，去看後面還有什麼好玩的喜兒。

喝！又是一車印度，全是白衣，紅裙，大花包頭，不得了，還有一車呢；不得了，還有一車呢！三車印度一齊吹打起來，可是你吹你的，我打我的，誰也不管誰，很熱鬧，真的；但是無論如何不像音樂。

小坡過去，乘着打鼓的沒留神，用拳頭捶了鼓皮一下，捶得很響。打鼓的印度也不管，



因爲三隊齊吹，誰也聽不出錯兒來，小坡細一看，哈！有兩個印度只舉着喇叭，在嘴上比畫着，可是不吹。小坡過去戳了他們的腳心一下，倆人機靈的一下子，全趕快吹起來。小坡很得意，這一戳會這麼有經驗。

三車印度之後，有兩排穿黃綢衣褲的小孩一人拿着個紙人來。紙人的衣裳很漂亮，可惜臉上太白，而且腦袋全左右前後亂轉。小坡也試着轉，哼，怎麼也把臉轉不到後面去；用手使力撥着，也不行！算了吧，把臉轉到後面去，萬一轉不回來，走路的時候可有點麻煩！

紙人隊後面，更有趣了，一羣小孩頭上套着大鬼臉，一路亂跳！有一個跳着跳着，沒留神，蹣上一塊香蕉皮，大爬虎似的倒在地，把鬼臉的鼻子擰下一塊去。哎，戴鬼臉到底有好處，省得捏自己的鼻子！

又是輛大汽車，上邊紮起一座松亭，亭上掛滿了花園，有的用鮮花作的，有的用紙花作的。小坡納悶：這些圈兒是幹什麼的呢？花園中間，有一張大像片，是個烏漆巴黑的滿嘴老太太。小坡又不明白了：這張像片和出葬有什麼關係呢？擺出來叫大家看？一點不好看哪！不明白；死人的事兒反正與活人不同，不用管，看着吧！

啊哈！更有趣了！七八十，至少七八十人，都是黑衣黑褲，光着腳，一人手中一條白布帶，拉着一輛老老大的汽車。一個老印度駛車，可是這羣人假裝往前拉。小坡笑起來了：「假如老印度一犯壞主意，往前忽然一趕車，這羣黑衣人豈不串跌下去，正像那天我們開火車玩，跌在花園中一樣？那多麼有趣！小坡蹣跚着腳，向老印度打手勢，低聲而懇切的說：『開呀！往前開呀！』老印度偏不使勁開。『這個老黑鳥！糊塗！不懂得事！』」

車上繫着一座彩亭，亭中放着一個長方的東西，蓋着紅綢子，看不出到底是什麼。亭上還站着一對小孩，穿着彩衣，可是光着頭，晒得已經半死了。小坡心裏說：大概這兩個小孩就是死人，雖然還沒死，可是等走到野外，也就差不多了！多麼可憐！

車後面有四五個穿麻衣，戴草帽，戴草鞋的，全假裝往前推着汽車。他們全低着頭，可是確是彼此談笑着，好像這樣推車走很好玩似的。他們的麻衣和林老板的夏布大衫一樣長，可是裏邊都是白帆布洋服。有一個年紀青的，還繫着根紅領帶，從麻衣的圓大領上露出來。

這羣人後面，汽車馬車可多了，一輛跟着一輛，一輛跟着一輛，簡直的沒有完啦！車中那坐着大姑娘，小媳婦，老太太，小姐兒，有的穿麻衣，有的穿西裝，有的梳高髻，有的剪

着髮，有的紅着眼圈，有的說說笑笑，有的吸着香煙，有的吃着瓜子，小遊兒是一律吃着洋糖，水果，路上都扔滿了果皮！喝！好不熱鬧！

小坡跟着走，忽然跑到前看看印度吹喇叭，忽然跑到後邊看小孩兒們跳舞，越看越愛看，簡直捨不得回學校了！回去吧？再看一會兒，該回去了？可是老印度又奏起樂來！

走着走着，心中一動，快到小坡了，哎呀，萬一叫父親看見，那還了得！父親一定在雜貨店門外看熱鬧，一定！快往回跑吧，等等，等他們都走過去，再「向後轉走！」拿着蕉扇立在路上，等一隊一隊都走過去，他纔一步一回頭的往回走。

「到底沒看見死人在那兒裝着！」他低着頭想：「不能藏在樂隊的車上！也不是那個老和尚！在那兒呢？也許藏在開路大鬼的身裏？說不清！」

「無論怎樣吧，出殯的比什麼都熱鬧好玩。回家找南屋們去，跟他們作出殯玩，真不錯！」

「誰若有人說，小坡是個逃學鬼兒，我便替小坡不答應他！什麼？逃學鬼兒？哼，你以為小坡不懂得用功嗎？小坡每達到考試的時候，總考得很好咧！再說，就是他逃學的時候，他也沒短作好事呀！就拿他看殮說吧，他往學校走的時候，便作了件別個小孩子不肯作的好事。那是這麼一檔子事：他不是正順着大馬路走嗎，唉，一眼看見個老太太，提着一筐子東西，累得滿頭是汗，噓噓帶喘，小坡一看，登時走過去，沒說什麼，搶過筐子便頂在頭上了。」

「在那兒住哇，老太太？」

老太太一看小坡的樣兒，便知道他是個善心的孩子，喘着說：

「廣東學校旁邊。」

「好啦，跟着我走吧，老太太！」小坡頂着筐子，不用手扶，專憑脖子的微動，保持筐子的平衡，兩腳吧唧吧唧的慢慢走，因為老太太走道兒吃力，所以他不敢快走。

把老太太領到家門口——正在學校的旁邊——小坡把筐子拿下來，交給老太太。

「我怎麼謝謝你呢？」老太太心中很不過意：「給你兩個銅子買糖吃，還是給你一包瓜子兒？」老太太的筐中有好幾包瓜子。

小坡手，脚，腦袋一齊搖，表示決定不要。老太太是很愛他，非給他點東西不可。

「這麼辦吧：老太太！」小坡想了一會兒，說：「不用給我東西，趕明兒我不留心把衣裳弄髒了的時候，我來請你給收拾收拾，省得回家招媽媽生氣，好不好？你要是上街買東西，看見了我，便叫我一聲，我好替你拿着筐子，我叫小坡，是媽媽由小坡的電線桿旁邊檢來的。妹妹叫小坡，是白鬍子老佃送給媽媽的，南星很有力量，張禿子也很厲害，可是他們都怕我的腦袋！」小坡拍了拍腦門：「媽媽說，我的頭能頂一千多斤！我的腦袋不怕別的，就怕三多家中糟老頭子的大煙袋鍋子！南星頭上還腫着呢！」

「咳！咳！够了！够了！」老太太笑着說：「我的記性不好，記不住這麼些事。」

「不認識南星？老太太！」小坡問。

老太太搖了搖頭，然後說：「你叫小坡，是不是？我，記住了。你去吧，小坡，謝謝」

你！」

小坡向老太太鞠躬，過於慌了，腦袋差點碰在牆上。

「老太太不認識南星，真奇怪！」小坡向學校裏走，

到了學校，先生正教國語教科書的一課——輪船。

看見小坡進來，先生假裝沒看見他。等他坐好，先生纔問：

「小坡，上那兒啦？」

「幫着老太太拿東西來着，她怪可憐的，拿着滿滿的一筐子東西！她要給我一包瓜子兒，我也沒要！」

你不愛吃瓜子，爲什麼不給我帶來？」張禿子說。

「少說話，張禿子！」先生喊。

「禿子！張禿子！」小英還懷恨着張禿子呢。

「不准出聲，小英！」先生喊，教鞭連敲講桌。

「聽着先生一個人錢！」大家一齊說。

「氣死！哎呀，氣死！」先生不住搖頭，又吃了個粉筆頭兒。吃完，似乎又要睡去。

「小英，先生講什麼呢？」小坡問。

「輪船。張禿子！」小英始終沒忘了張禿子。

「輪船在那兒呢？」小坡問。

「書上呢，張禿子！」

小坡忙掀開書本，哎！只有一片黑字兒，連個輪船圖也沒有。他心裏說，講輪船不到碼頭去看，真有點傻！

「先——！我到碼頭上看看輪船去吧！」小坡向先生要求。

「先生——！我也去！」張禿子說。

「我也跟小坡去！不許張禿子去！」小英說。

「先生——！你帶我們大家去吧！」大家一齊喊。

先生不住的搖頭：「氣死！氣死！」

「海岸上好玩呀，先——！」小坡央告。

「氣死！」先生差不多要哭了。

「先生，那裏輪船很多呀！走哇！先生！」大家一齊央告。

「不准張忒子去呀，先生！」小英說。

「下午習字課不上了，誰愛看輪船去誰去！哎呀，氣死！現在好好的聽講！」先生說。

大家看先生這樣和善，允許他們到海岸去，立刻全一聲不發，安心聽講。

你們看小坡：嗚！眉毛擰在一塊兒，眼睛釘着書本，像兩把小錐子，似乎要把教科書鑽兩個窟窿，鼻子也抽抽着一塊，好像鈔票上的花紋，嘴兒併得很嚴，上下牙咬着動，腮上微微的隨着動。兩耳好似掛着條橡皮筒兒，專接受先生的話，不聽別的，一手按着書角，一手不知不覺的有時在鼻下搓一陣，有時往下撕幾根眉毛，有時在空中寫個字，兩脚的十指在地上抓住，好像唯恐地板跑了似的。嗚！可了不得！這樣一用心，好像在頭的旁邊又長出個新腦袋來，舊頭中的南屋，三多，送殯，等等事故兒，在新頭中全沒有地位，新頭中只有字，畫書，沒有別的。這個新頭一出來，心中便咚咚的跳，唯恐聽不清先生的話，唯恐記不牢書上的字，這樣提心吊膽的，直到聽見下堂的鈴聲，這個新頭纔驀的一下，和舊頭聯成一氣，然



後跳着到操場去玩耍。

下課回家吃飯，吃完，趕快又跑回學校來，腮上還掛着一個白米粒兒，同學們還都沒回來，他自己找先生去：

「先——，我到碼頭看輪船去了！」

「去吧，小坡早點回來，別誤了上第二堂！」

「聽見了，先——」小坡笑着跑出來，

碼頭離學校不遠，一會兒就跑到了，嗚！真是好看！

海水真好看哪！你看，遠處是深藍色的，平，遠，遠，遠，一直到一列小山的脚下，纔捲起幾道銀線兒來。那一系列小山兒是深綠的，可是當太陽被浮雲遮住的時候，牠們便微微掛上一層紫色。下面綠，峰上微紅，正像一片綠葉托着幾個小玫瑰花蕾。同時，山下的藍水也罩上些玫瑰色兒，油汪汪的，紫溶溶的，把小船上的白帆也弄得有點發紅，好像小姑娘害羞時的臉蛋兒。

稍近，陽光由浮雲的邊上射出一把兒來，把海水照得碧綠，比新出來的柳葉還嬌，還嫩，

還光滑。小風兒吹過，這片嬌綠便摺起幾道細碎而可憐兒的小白花。

再近一點，綠色更淺了，微微露出黃色來。

遠處，忽然深藍，忽然淺紫；近處，一塊兒嫩綠，一塊兒嬌黃；隨着太陽與浮雲的玩弄，換着顏色兒，世上可還有這樣好看的东西！

小燕兒們由淺綠的地方，飛，飛，飛，飛到深藍的地方去，在山前變成幾個小黑點兒，在空中舞弄着。

小白鷗兒們東飛一翅，西張一眼；又忽然停在空中，好像盤算着什麼事兒，又忽然一振翅兒，往下一扎，從綠水上抓起一塊帶顏色的東西，不知道是什麼。

離岸近的地方，還有點綠色；可是不細看，牠是一片油糊糊的淺灰，小船兒來了，擠起一片浪來，打到堤下的黃石上，濺起許多白珠兒，嘩嘩嘩的響聲也很好聽。

漁船全掛着帆一個跟着一個，往山外邊搖，慢慢浮到山口外的大陸鏡面上去。

近處的綠水上，一排排的大木船下着錨，錨桿很高，齊齊的排好，好似一排軍人舉着長槍，還有幾排更小的船兒，一個挨着一個，槍桿圓圓的，好像聯成一氣的許多小駱駝騎兒。

又好像一羣響着腰兒的大黑貓。

小輪船兒，有的杏黃色，有的淺藍色，有的全黑，有的雜色；東一隻西一艘停在那裏，有的正上貨，嘩啦，嘩啦，嘩——，鶴頸機發出很脆亮的響聲，近處，嘩啦，嘩啦——嘩，遠處，似乎由小山那邊來的，也嘩啦，嘩啦，嘩——，但是聲音很微細，船上掛着一面旗的，有飄着一串各色旗的，煙筒上全冒着兒，有的黑唧唧的，有的只是一些白氣。

另有些小船，滿載着東西，向大船那邊搖，船上搖槳的有裹紅頭巾的印度，有戴大竹笠的中國人，還有些小磨托船唧唧的東來西往，好像些「無事忙」。

船太多了！大的小的，高的矮的，醜的俊的，長的短的，然而海中並不顯出狹窄的樣兒，全自自然的停着，或是從容的開着，好像船越多海也越往大了漲，聲音也很多，笛聲輪聲，起重機聲，人聲，水聲，然而并不覺得嘈雜刺耳，好似這片聲音都被平靜的海水給吸收了去，無論怎麼吵也吵不亂大海的莊嚴靜寂。

小坡立在岸上看了一會兒，雖然這是他常見的景物，可是再叫他看一千回，一萬回，他也看不膩，每回來到此處，他總想算一算船的數目，可是沒有一回算清過，一，二，三，四

五，……五十，嘩，數亂了！再數一五，一十，十五，十五加五是多少？不這樣幹了，用八來算吧！一八，二八十六，四八四十八，五八——！噫！一輩子也記不清五八是多少！就算五八是一百吧，一百？光那些小船就得比一百還多！沒法算！

有一回父親帶他坐了個小磨托船，繞了新加坡一圈兒，小坡總以為這些大船小船也都是繞新加坡一周的，不然，這裏那能老有這麼多船呢？一定是早晨開船，繞着新加坡走，到晚上就又回到原處，所以他和南星商議過多少次，纔決定了：

「火車是跑直線的，輪船是繞圈兒的，」

「我要是能跳上一支小船去，然後，嘩！再跳到一支大船上去，在船上玩半天兒，多麼好！」小坡心裏說，說完，在海岸上，手向後伸，腿兒躬起，嘩！跳出老遠，「行了，自要我能進了碼頭的大門，然後，嘩！一定能跳上船去！一定！」他念念道道的往碼頭大門走，走到門口，小坡假裝看着別處，嘴裏哼唧的，「滿不在乎」似的往裏走。

嘩！跟前擋住支大黑毛手！小坡也沒看手的主人，——準知道是印度巡警！——大姆指剛抬頭一捻，便轉過身來，對自己說：「本不想進去嗎！這邊船小，跑到那邊看大的去！」

他沿着海岸走，想到大碼頭去：『不近哪，來，跑！』心裏一想，腳上便加了勁，一直跑到大碼頭那邊。

哼！一，二，三，四，……那麼些個大門全有巡警把着！

他背着手兒，低着頭，來回走了幾趟，偷眼一看，哼！巡警都看着他呢！

來了個馬來人，頭上頂着一筐兒『紅毛丹』和香蕉什麼的，小坡知道馬來人是很懶的，於是走過去，給他行了個舉手禮，說：『我替你拿着筐子吧？先生！』

馬來人的嘴，咧開一點，露出幾個極白的牙來，沒說什麼，把筐子放在小坡的頭上，小坡得意揚揚，腳擡得很高，走進大門，小坡也不知道爲什麼，這樣白替人作工，總覺得分外的甜美有趣。

喝！好熱鬧！賣東西的真不少：穿紅裙的小印度，頂着各樣顏色很漂亮的果子，戴小黑盔兒的阿拉伯人提着小錢口袋，見人便問『換錢』？馬來人有的抱着幾匣呂宋煙，有的提着幾個大榴蓮，地上還有些小灘兒，玩藝兒，牙刷琴音，花生米，大花絲巾，小銅鈕子……五光十色的很花哨。

小坡把筐子放下，馬來人把「紅毛丹」什麼的都擺在地上，在旁邊一蹲，也不吆喝，也不張羅，好似賣不賣沒什麼關係。

小坡細細的把地上的東西看了一番，他最愛一個馬來人擺着的一對大花蛤殼兒，有兩本郵票也很好玩，但是比蛤殼差多了，他心裏說：假如這些東西可以白拿，我一定拿那一對又有花點，又有小齒，又有彎彎扭扭的小兜的蛤殼，可惜，這些東西不能白拿！等着吧，等長大了有錢，買十對八對的！幾兒儘可以長大呢？……

啊！到底是這裏，輪船有多麼大呀！都是長，長，長的大三層樓似的玩藝兒！看煙筒吧比老樹還粗，比小塔兒還高！

一，二，三，四……又數不過來了！

看靠岸這隻吧！人們上來下去，前後的起重機全嘩啦啦的響聲，船旁的小圓窟窿還嘩嘩的往外流水，真好玩，哎呀，怎能上去看看呢？小坡想了一會兒，回去問那個馬來人：「我拿些「紅毛丹」上船裏去，好不好？」

馬來人搖了搖頭。

小坡嘆了口氣，回到大船的跳板旁邊去等機會。

跳板旁有兩個人把着，這真難辦了！等着，只好等着！

不大一會兒，兩個人中走去了一個，小坡的黑眼珠裏似乎開了兩朵小花，心裏說：「有希望」慢慢往前湊合，手摸着鐵欄桿，嘴中哼唧着，那個人看了他一眼，他手摸着鐵欄，口中哼唧着，又往回走；走了幾步，又往前湊，又假裝扶在鐵欄上往下看海水；喝，還有小魚死，又假裝擡起頭來看船；哼，大船一身都是眼睛，可笑！——他管船房的小圓窗叫眼睛，他斜着眼睛看了看那個人，哼！紋絲兒不動，在那裏站着，好像真是給他一百個橘子，他也不肯躲開那裏！小坡真急了！非上去看看不可！

地上有塊柚子皮，小坡眼看着船身，一脚輕輕的推那塊皮，慢慢，慢慢，推到那個人的脚後邊。

「喝！可了不得！」小坡忽然用手指着天，撒腿就跑。

那個人不知是怎麼了，也仰着頭，跟着往前跑，他剛一跑，小坡，手邊指着天，又跑回來了，那個人，頭還是仰着，也趕緊往回跑，嘖！嘖！——的他被柚子皮滑出老遠，然後老老

實實的摔在地上。

小坡盪溜的一下，跑上跳板去。

到了船上，小坡趕快挺直了腰板，大大方方的往裏走，船上的人們一看這樣體面的小孩，都以為他是新上來的旅客，也就不去管他，你看，小坡心裏這個痛快！

喲！船上原來和家裏一樣啊！一間一間的小白屋子，有牀，有風扇，有臉盆架兒，在水上住家這够多麼有意思呢！等着長大了我也蓋這麼一所房子，父親要打我的時候，噢，我就到水房子裏住幾天來，還有飯廳呢！地上鋪着地毯，四面都有大鏡子！照着鏡子吃飯，看着自己的嘴一張一閉，也好玩！還有理髮所呢！在海上剪剪髮，然後跳到海中洗洗頭，豈不痛快！洗完了頭，跑到飯廳吃點咖啡雞什麼的，真自在呀！

小坡一間一間的看，一直看到後面的休息室，這裏還有鋼琴呢！有幾個老太太正在那裏寫字，啊，這大概是船上的學校，趕緊躲開她們，抓住我，叫我寫字，可不好受！

轉過去，已到船尾，哈，看這間小屋子的喲！裏面還有大輪子，小棍兒的，咚咚的直響，水房子上帶工廠，可笑！我要是蓋水房子呀，一定不要工廠；頂好在那兒挖個窟窿，一直通



到海面上，沒事兒在那裏釣魚玩，倒不錯！

小屋的旁邊有個小窄鐵梯，上去看看，上面原來還有一層樓呢，兩旁也都是小屋子，又有一個飯廳……回去告訴南星，他沒看見過這些東西，趕明兒他一提火車，我便說水屋子！

看那個鐵玩藝兒，在空中忽忽悠悠的往起拉大木箱，大藤口袋，看這羣人們這個嚷勁！不知道拉這些東西幹什麼，但是也很有趣味！

扶在欄桿上看看吧，遠處的小山，下面的海水，看着更美了比在岸上看美的多！開了一隻船，悶——悶！汽笛兒叫着，船上的人好像都向他搖手兒呢，他也向他們搖手，看船尾巴拉着那一溜白水浪兒，多麼好看！看那羣白鳥跟着船飛，多麼有意思！

正看得高興，背上來了支大手，抓住他的小褂，小坡歪頭一看，得！看跳板的那個傢伙！那個人一聲沒發，抓起小坡便走；小坡也一聲不發，腳在空中飄搖着，也頗有意味。

下了跳板，那個人一鬆手，小坡摔了個『芥末醬』兒。

「謝謝你啊！」小坡回着頭兒說。

星期日，小坡早晨起來稍微晚一點。

一睜眼，有趣，蚊帳上落着個大花蠅子，他輕輕掀起帳子，蠅子也沒飛去，「蠅子，你還睡哪？天不早啦！」蠅子的絨鬚兒微微動了動，似乎是說：「我還得睡一會兒呢！」

妹妹仙坡還睡得很香甜，一支小胖脚在花毯邊上露着，五個脚指伸伸着，好似一捧短圓的花瓣兒，有個血點紅的小蜻蜓正在她的小瓣兒上落着，小坡掀起帳子看了看妹妹，沒敢驚動她，只低聲的說：「小蜻蜓，你把咬妹妹的蚊子都吃了吧？謝謝你呀！」

他去沖涼洗臉。

沖涼回來，妹妹還睡呢，他找來石板石筆，想畫些圖兒，等妹妹醒了給她看，畫什麼呢？畫小鬼吧？不！回回愛小鬼，未免太費了，畫妹妹的脚？對！他拿着石板，一睜腳壓妹妹的脚，一睜看着左邊，繼續畫右邊的，畫完了，細細的和真脚比了一比；不行，趕快換去吧！叫妹妹看見，她非生氣不可，鬧了鐘齊，只畫上四個脚指；再補上一個吧，就弄漂在腳外。

邊不可，因為四個已經沾滿了地方。

還是這小鬼吧，眼望着我的手，把眼擡去，生定膝上，聚精會神自定，畫了又擦，擦了再畫，出了一鼻子汗，總畫成一支小兒的偏身，兩個耳朵像一對小棒槌，一個圓身子，四條短腿兒，一個小嘴，全行了；但是只有一支眼睛，可怎麼辦呢？要是只畫小兒的前臉嗎，當然可以像寫「小」字似的，畫出一個鼻子兩支眼，可是這樣怎麼畫鬼子呢？小鬼又不是小人，可以在臉下畫身子，胳膊，腿兒，沒有法子，只好畫偏身吧，雖然短着一支眼睛，到底有身子什麼的呀！

他抱着石板，想了半天，啊，有主意了！在石板的那邊畫上一支眼，豈不是畫成兩支！對！於是將石板翻過來，畫上一支眼，很圓，頗像個小圓糖豆兒。

畫完了，把石板放在地板上，自己爬下學鬼兒：東聞一聞，西跳一跳，又用手前後的拉耳朵，因為鬼耳是會動彈的，跳着跳着把妹妹跳醒了。

「妳幹什麼呢？」仙坡掀起帳子問。

「別嚇我二哥了，我已經變成一個小鬼！看我的耳朵，會動！」他用手撥弄着耳朵。

「來，我也當鬼兒！」仙坡光着腳下了牀。

「仙！鬼兒有幾支眼睛？」

「兩支，」仙坡蹲在地上，開始學鬼兒。

「來，看這個，」小坡把石板拿起來給妹妹看：「像不像？」仙坡點頭說：「真像！」

「再看，細細的看，」他希望妹妹能挑出錯兒來。

「真像！」仙坡又重了一句。

「幾支眼？」

「一支，」

「小鬼有一支眼睛行不行？」他很得意的問。

「行？」

「爲什麼？」小坡心裏說：「妹妹有點糊塗！」

「三多家裏的老貓就是一支眼，怎麼不行？」

「不行！貓也都應當有兩隻眼，一隻眼的貓不算貓，算……」仙坡一時想不起到底算什

幸而仙坡沒往下問，她說：『非有兩隻不行嗎，爲什麼你畫了一支？』

『一支？誰說的？我畫了兩支！兩支』

『那一支在那兒呢？』

『這兒呢！』小坡把石板一翻過兒，果然還有一支圓眼，像個小圓糖豆兒。

『噫！可不是嗎！』仙坡樂得把手插在腰間，開始跳舞。

小坡得意非常，又在石板上畫了支圓眼，說：『仙！這支是給三多家老貓預備的。趕明兒三多一說他的老貓短着眼睛，咱們就告訴他，還有一支呢！他一定問，在那兒呢？咱們就說，在石板上呢，好不好？』

『好！』仙坡停止了跳舞：『趕明兒我拿着石板找老貓去。見了他，我就說，我就說，』她想了一會兒：『瞎貓來呀！』

『別叫他瞎貓，他不愛聽！』小坡忙着插嘴，『這麼說，貓先生來呀？』

『對了，我就說，貓先生來呀！沒有給你帶來什麼好吃的，只帶來一支眼睛，你看合適

不合適？」

「別問他，石板上的眼睛也許太大一點！」小坡說。

仙坡拿起石板，比畫着說：「請過來呀，陪——區，貓先生！他一過來，我就把石板放在他的臉前面。聽着！忽——的一聲，這支胆便跳上老貓臉上去，老貓從此就有兩支眼，你看他喜歡不喜歡！」

「也不一定！」小坡想了想：「萬一老貓嫌有兩隻眼太費事呢？你看，仙有一個眼也不壞，睡覺的時候，只閉一只，醒了的時候，只睜一支，多麼省事！尤其是看萬花筒的時候，不用費事閉上一支，是不是？」

「也對！」仙坡說，並沒有明白小坡的意思。

「吃粥來——！」媽媽的聲音。

「柚還沒洗臉呢！」小坡回答。

「快去洗！」媽媽說。

「快來，柚！快着！」小坡背起妹妹，去帶着她洗臉。

洗了臉回來，父親母親哥哥都已坐好，等着他們呢。

小坡仙坡也坐下，母親給大家盛粥。

小坡剛要端碗，母親說了：

「先給父親端吧！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小坡問。

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傻子！」媽媽說。

「鞠躬行不行！」

「不行！」媽媽笑着說。

「過新年的時候，不是大家鞠躬嗎？」小坡問妹妹。妹妹看了父親一眼。

「非禮頭不可呀！新年是新年。生日是生日！養活你們這麼大，不給爸爸種福？好！好！」

！沒話可說！」父親說，微微帶着笑意。

小坡不敢違背父親的命令，跪在地上，問：「磕幾個呢？」

「四八四十八個。」仙坡說。

「磕三個吧。」媽媽說。

小坡給父親磕完，剛要起來，父親說：

「不用起來，給媽媽磕！」

小坡又給母親磕了三個頭，剛要起來，哥哥說：

「還有我呢！」

小坡假裝沒聽見，站起來，對哥哥說：

「你要是叫我看你的圖畫，我就給你磕！」

「偏不給你看！愛磕不磕！」哥哥說。

小坡不再答理哥哥，回頭對妹妹說：

「仙，該給你磕了！」說着便又跪下了。

「不要給妹妹行大禮，小坡！」媽媽笑了，父親也笑了。

「非磕不行，我愛妹妹！」

「來，我也磕！」仙坡也忙着跪在地上。



『咱們倆一齊磕，來，一，二！三！』小坡高聲的喊。

兩個磕起來了，越磕越高興！『再來一個！』『哎，再來一個！』隨磕隨往前湊，兩個的腦門頂在一處，就手兒頂起牛兒來，小坡沒有使勁，已經把妹妹頂出老遠去。

『好啦！好啦！快起來吃粥！』媽媽說。

兩個立起來，媽媽給他們擦手，大家一同吃粥。平日的規矩是：粥隨便喝，油條是一人一隻，不准多拿，今天是小坡的生日。油條也隨便吃，而且有四碟小菜，小坡不記得吃了幾根油條。心裏說：多嚼把盤子吃光，多嚼完事！可是，忽然想起來：還得給陳媽留兩條呢，二喜也許要吃呢！於是對哥哥說：

『不要吃了，給陳媽留點兒！』

父親聽小坡說完了，笑了笑說：『這纔是好孩子！』

小坡聽父親誇獎他，心中非常高興，說：『父親，帶我們到植物園看猴子去吧！』

哥哥也說：『下午去看電影吧！』

妹妹也說：『現在去看猴子，下午去看——』她說不上『電影』來，因為沒有看過。

父親今天不知爲什麼這樣喜歡，全然應了他們：「快去換衣裳，趁着早晨涼快，好上園去。」仙坡，快去梳小髻兒。」

大家慌着忙着全去預備。

哥哥和小坡全穿上白制服，戴上童子軍帽，還都穿上皮鞋，妹妹穿了一身淺綠綢衣褂，沒穿襪子，先穿一雙小花鞋。兩條褲兒洗得很光，還戴着一朵大紅鮮花。

坐了一截車，走了一截，他們遠遠的見綠叢叢一片，已是植物園。

「園中的花木沒有一棵好看的，就只好看吧，誰又有工夫去看呢！」小坡這樣想，「破棕樹葉子！破紅花兒！猴子在那兒呢？」越找不到猴，越覺得西面的花草不順眼。「猴子！出來呀！」

「我看見了一條小尾巴！」仙坡說。

「那兒呢？」

「在椰子樹上跳着呢！」

「成路！可不是嗎！是一個小猴，在椰子下面藏着哪！小猴——小猴——快來捉花

生！」

一片密密的，老樹老樹帶着藤蔓，小細檳榔樹，沒地方伸展葉子，紛紛往高處鑽，壓裹掛着一串檳榔，腳下圍着無數的小綠椰子。密密匝匝，枝兒搭着枝兒，葉子挨着葉子，涼颼颼的搖成一片綠霧。蟲兒不住吱吱的叫，叫得那麼怪好聽的，哈哈，原來這兒是猴子的家呀！看！樹幹上，樹枝上，葉兒底下，全藏着個小猴！喝！有深黃的，有淺灰的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不大不小的，全鬼頭魔兒眼的，又淘氣，又可愛。頂可愛的是母猴抱着一點點的小猴子，整跟老太太抱小孩兒一樣。深灰色的小毛猴真好玩，小圓腦袋左右搖動，小手兒摸摸這裏，抓抓那裏，沒事兒瞎忙。當母猴往樹上跳，或在地上走的時候，小猴就用四條腿抱住母親的腰，小圓頭頂住母親的胸口緊緊的抱住，唯恐掉下來。真有意思！

妹妹往地上撒了一把落花生。喝，東西南北，樹上樹下，全嘔嘔的亂叫，來了，來了，一五，一十，一百……數不過來，有的搶着一個花生，登時坐下就吃，吃得香甜有味，小白牙兒咯嘣咯嘣吃得又快又好笑。有的搶着一個，登時上了樹，坐在樹杈上，安安穩穩的享受有肉無不着，便纏着尾巴向別人搶，引起不少的小戰爭。

大坡是專挑大猴子給香蕉吃。仙坡是專送深黃色的饅花生，父親坐在草地上看着，嘻嘻的笑小坡可忙了，前後左右亂跳，幫着小猴兒搶花生。大猴子一過來對弱小的示威，小坡便跑過去：「你敢！不要險！」大猴子急了，直向小坡呲牙，小坡也怒了：「你來，跟你幹幹！張禿子都怕我的腦袋，不用說你這個猴兒頭了。一個弱小的狗兒搶不着東西，坐在一旁要哭似的。小坡過去由哥哥手裏奪過一隻香蕉：『來！小猴兒，別哭啊！就在這兒吃吧，省得叫別人搶了去！』小猴子雙手抱着香蕉，一口一口的吃，吃得真香；小坡的嘴裏也直冒甜味！

大猴子真怕了真怕了，小坡躲他老遠，不敢過來。有的竟自一生氣，抓着一個樹枝，三悠兩擺到樹枝上坐着生氣去了。有的把尾巴捲在樹上，頭兒倒懸，來個珍珠倒捲簾。然後由樹上溜下來。

花生香蕉都沒啦，又來了一羣小孩，全拿着吃食來餵他們。又來了兩輛汽，車也都停住，往外扔果子。

小坡們都去坐在父親旁邊看着，越看越有趣，好像再看十天八天的也不膩煩。

有些小猴似乎是吃飽了，退在空地地方，彼此打着玩，你咬我的耳朵，我抓你巴尾，打得滿地亂滾。有時兒，一個遮住眼，一個偷偷的從後面來抓，遮眼的更鬼道，忽然一轉身，把後面的小猴，一下捏在地上。然後又去遮上眼，等著……

有的一羣小猴在一條樹枝上打鞦韆，掄，掄，掄，把梢頭上的那個掄下去。他趕快又上了樹，又掄，把別人掄下去。

有的老猴兒，似乎不屑於和大家爭吵，穩穩當當的，禿眉紅眼的，坐在樹幹上，抓抓脖子，看看手指，神氣非常老到。

「該走了！」父親說。

沒人答應。

又來了一羣小孩，也全拿着吃食，猴子也似乎更多了，不知道由那兒來的，越聚越多，也越好看。

「該走了！」父親又說。

沒人應聲。

待了一會兒，小坡說：「仙，看那個沒有尾巴的，折跟頭玩呢！」

「嗚！他怎麼沒尾巴呢？」

「叫理髮館的夥計給剪了去啦！」哥哥說。

「啞！」小坡仙坡一齊說。

「該走了！」父親把這句話說到十多回了。

大家沒言語，可是都立起來，又立着看了半天。

「該走了！」父親說完，便走下去。

大家戀戀不捨的一邊走，一邊回頭看。

到花室，蘭花開得正好。小坡說，蘭花沒有小猴那麼好看。到河邊，子午蓮，紅的，白的，開得非常美麗。仙坡說，可惜河岸上沒有小猴！到樓園，小坡看着大猴葉，叫：小猴兒別藏着了，快下來吧！叫了半天，原來這裏並沒有猴子！他嘆了一口氣！

午飯前，到了家中。小坡還不得脫衣服，一直跑到廚房，把猴兒的事情全告訴了媽媽。媽媽好像一輩子沒看過猴子，歪頭歪嘴的聽着。告訴完了媽媽，只和陳媽說了一通。陳媽似

小坡還是一點反應沒有。只顧無奈，不好好的聽着。於是小坡只好再告訴媽媽一遍。

「媽媽也來了。她請我給她送一個小蛋糕。」

媽媽說，誰是小時候和誰第一樣。他聽了非常得意。小坡連忙問媽媽，他小時候像誰。  
三小坡。

媽媽說，小坡到如今還有點潑氣，小坡也非常得意。

### (十一) 電影國中

吃過午飯，小坡到媽媽屋中去問：「媽媽！明天還是生日不是呀？」

媽媽正在牀上躺着休息呢，她閉着眼睛，說：「那有的事！一年只有一個生日。」

「噯！」小坡有點不痛快：「不許有兩個，三個，一百個生日？」

「天天吃好東西，看戲子，敢情自在！」媽媽笑着說。

「媽媽，你也有生日，是不是？」

「人家也有。」

「你愛那一天過生日呢？」

「我愛那一天不行啊，生日是有一定的。」

「誰給定的呢？父親？」小坡問。

「生日就是生下來的那一天，比如仙坡是五月一號生的吧，每到五月一號我們就給她慶賀生日，明白不明白？」

「妹妹不是白鬍子老仙送來的嗎？」

「是呀，五月一號送來的，所以就算是她的生日。」

「囉！我可得記住：比如明天桌椅舖給咱們送張桌子來，到明年的明天，便是桌子的生日，是這麼說不是？媽！」

媽媽笑着說：「對了！」

「啊，到桌子生日那天，我就扛着牠去看猴子！」

「桌子沒有眼睛啊？」媽媽問。

「拿粉筆圓圓的畫兩隻呀！媽，猴子也有生日。」



「自然啊，」媽媽說：「有一個小孩過生日的時候，小猴兒之中也必有過生日的。所以小孩過生日，一定要拿些東西去給猴子慶賀。」

「可是，媽！那裏這麼多猴子，怎能知道是那個的生日呢？」

「不用管是那個的，反正其中必有一個今天過生日。你過生日吧，哥哥妹妹全跟着吃好東西，猴子也是這樣，一個過生日，大家隨着歡喜。總之，好不好？」媽媽很高興的問。

「好！真好！」小坡拍着手說：「媽，回來父親要帶我們去看什麼？」

「看電影。」

「電影是什麼玩藝兒呢？」

「到電影園就知道了。」

「那裏也有猴子？」小坡心目中的電影園是：幾根電線杆子，上面有些小猴。

「沒有，」媽媽似乎要睡覺。

小坡還有許多問題要問，一看媽媽困了，趕快走出去。然後又輕輕走回來，把手在媽媽的眼前擺了一擺，試試媽媽是否真睡了；媽媽不願說話的時候，常常假裝睡覺。「啊，媽媽



有三刻就到四點。」說完，他假裝在手腕旁捻了捻，作爲是上弦。然後把手腕放在耳旁聽了聽：「哼！太快了，咯噔咯噔一動兒響！抽，你的表什麼時候了？」

小坡學着父親掏金表的樣兒，從小袋中把二喜的脚掏出來，看了看：「三刻！」

「幾點三刻？」小坡問。

「就是三刻！」

「你的表一定是站住了，該上弦啦！」他適去在二喜的脚旁捻了幾捻。二喜以爲這是鬧她玩呢，小個眼兒當中的一條小黑道兒隨着小坡的手轉，小脚兒團團着要抓他。

他們和二喜玩了半天，小坡忽然說：「到四點了吧？」忙着跑去看父親，父親正睡覺呢。回來又玩了一會兒，又說：「到四點了吧？」跑去看父親，哼，還睡着呢；跑了幾次，父親醒了，可是說：「還早呢！」簡直的永遠到不了四點啦！一連氣問了四五次，父親老是說：還早呢！

哎呀！可到了四點！

蘇家電影園就離家裏不遠呀！小坡天天上學，從那裏過，但是他總以爲那是個大禮拜堂

到了，父親在個小窗戶洞外買了票。有趣！電影園買票的和二喜一樣，愛鑽小洞兒。

父親領着他們上了一層樓。喝！怎麼這些椅子呀！那個桌椅舖也沒有這些椅子！可是沒有桌子，奇怪！大堂裏很黑，只在四角上有幾支小紅燈。臺上什麼也沒有，只掛着一塊大繡花帳子，帳子後面必有好玩藝兒！小坡心裏說：這就是電影吧，看，四下全是黑的嗎。

他們坐好，慢慢的人多起來，可是堂中還是那麼黑，除了人聲嘍嘍嘈嘈的，沒有別的動靜。來了個賣糖的，仙坡伸手便拿了四包。父親也沒說什麼，給了錢，便吃開了。小坡一邊吃糖，一邊想：『趕明年過生日，叫父親給買個大汽車，他一定給我買！過生日的時候，父親是最和氣的！』

人更多了。臺上的繡花帳子慢慢自己捲起，露出一塊四方的白布，雪白，連個黑點也沒有。小坡心裏說：這大概是演完了吧？忽然，叮兒叮兒的打起鋼琴，也看不見琴在那兒呢。當然看不見，演電影嗎，自然都是影兒。一個人影打一個鋼琴影，對，一定是這麼回事。

電燈忽然一亮，把人們的腦袋照得像一排一排的光圓球。忽然又滅了，堂中比從前更黑了。樓上嗒嗒嗒的響起來，射出一條白光，好像海岸上的燈塔。喝，白布上出來個大獅

子，直張嘴兒。下面全是洋字。哎呀，獅子念洋字，一定是洋獅子了。獅子忽然沒了，又出來一片洋字。字忽然又沒了，出來一個大人頭，比牛車輪子還大，戴着一對汽車輪大小的眼鏡。眼毛比手指還粗，兩個眼珠像一對兒皮球，噙溜噙溜的亂轉。

「仙！看哪！」仙坡只顧了吃驚，什麼也沒看見。

「哟！我害怕！」她忽然看見那個大腦袋。

「不用害怕，那是鬼子腦袋！」父親說。

忽然，大腦袋沒有了。出來一羣人，全戴着草帽，穿着洋服，在街上走。衣服沒有顏色，街上的鋪子，車馬，也全不是白的，便是黑的，大概全穿着孝呢？而且老有一條條的黑道兒，似乎是下雨哪，可是人們全沒打傘。對了，電影中的雨，當然也是影兒，可以不打傘的。

來了輛汽車，一直從臺上跑奔樓上來！喝，越跑越大，越近！小坡和仙坡全拖起頭來，往下面藏。哼！什麼事兒也沒有。擡頭一看，那輛汽車跑得飛快，把那羣人撞倒，從他們的脊背上跑過去了。樓上樓下的人都笑了。小坡想了想，也覺得可笑。

汽車站住了，下來一個人，父親說，這就是剛纔那個大斷袋。小坡也認不清，但是看出來，這個人幾乎也戴着眼鏡。下了車，剛一邁步，哪，摔了個朝天，好笑！站起來了，哪，又跌了個嘴啃地，好笑！小坡笑得喘不過氣來了！

「二哥，你笑什麼呢？」仙坡問。

「摔跟頭的，看着呀！」小坡立起來，向臺上喊：「再摔一個，給妹妹看！」

這一喊，招待全堂都笑了。

連汽車帶摔跟頭的忽然又都沒有了。又出來一片洋字，糟糕！幸而：

「備，快看！出來個大姑娘！」

「那兒哪？喲！可不是嗎，多麼美呀！還抱着個小狗兒！」

戴眼鏡的又鑽出來了，嗚！好不害羞，抱着那個大姑娘親嘴呢！羞！羞！小坡用手指戳着臉蛋。仙坡也說：羞！羞！

好了！後面來了個人，把戴眼鏡的抓住，提起多高，哪！摔在地上！該！誰叫你不害羞呢！該！那個人拉着大姑娘就跑，跑得真快；一會兒就跑得看不見了。戴眼鏡的爬起來，拐

著腿就退；一邊跑一邊掉眼淚，真可笑！

又出來一片洋字，討厭！

可了不得！出來隻大老虎！

「四眼虎！」俯著趕快遮上眼睛。

老虎抓住了戴眼鏡的，嗚，看他吓得那個樣子！混身亂抖，頭髮一根一根的立起來，像一把兒捧兒香。草帽隨著頭髮一起一落，真是可笑。

看哪！戴眼鏡的忽然強硬起來，回手給了老虎一個大嘴巴子！嗚，打得老虎直裂嘴！小坡嚷起來：再打！果然那個人更瀟灑起來，跟老虎打成一團。打得草帽也掉了，眼鏡也飛了，衣裳都撕成破蝴蝶似的。還打，一盞不退步！好朋友！

小坡握著拳頭往自己腿上捶，還直蹣跚。壞了！老虎把那個人壓在底下了！小坡心裏咚咚的直跳，恨不能登時上去，跟老虎一頓好的！那個人更有主意，用手一捏鼻子，老虎立刻擺著耳朵，夾著尾巴，就跑了。

「糊！四眼虎怕咱們捏鼻子！」他和妹妹全捏住鼻子，果然老虎越跑越遠，不敢回頭。

大姑娘又回來了，還抱着小狗，那個人把眼鏡檢起來，戴上，一手拿着破草帽，一手按在胸前，給她跪下了。

「二哥！」仙坡說：「今天是戴眼鏡的生日，看他給大姑娘磕頭呢！」

又親嘴了，羞！羞！羞！哪，後面有人放了一槍，把破草帽兒打飛了！忽燈全亮了，臺上依然是一塊白布，什麼也沒有了！

小坡嘆了口氣。

「父親，那些人都上那兒啦？」仙坡問。

「回家吃飯去了。」父親笑着說。

小坡剛要問父親一些事，燈忽然又滅了，頭上那條白光又射在白帳上。洋字，洋字，一所房子，洋字，房子裏面，人，老頭兒，老太太，年青的男女，洋字，又一所房子，又一羣人，大家的鬚髯亂動，洋字！

好沒意思！也不摔，也不打，也不跑汽車，也不打老虎！只是鬚兒亂動，幹什麼呢？

一片海，洋字；一座山，洋字；人們的鬚亂動，洋字！



「父親，」小坡拉了父親一把：「他們怎不打架啦？」

「換了片子啦，這是另一齣了！」

「喔！」小坡不明白，也不敢細問：只好轉告訴妹妹：「他，換了片子啦！」  
妹妹似乎要睡覺。

「妹妹要睡，父親！」

「仙坡，別睡啊！」父親說。

「沒睡！」仙坡低聲的說，眼睛閉着，頭往一旁歪歪着。

房子，人，洋字，房子，人，洋字！

「父親，那戴眼鏡的不來啦？」

「換了片子啦，他怎能還來呢？」

「喔！」小坡說：「這羣人不愛打架？」

「那能總打架呢！」

「喔！」

小坡心裏說：我也該碰會見囉！

(十二) 囉拉巴

小坡，仙坡的晚飯差不多是閉着眼睛吃的，看筷子，逛植物園，看電影，來回走路，和一切的勞神，已經把他們累得不成樣兒了。

吃過晚飯，小坡還強打精神告訴母親：『大腦袋』怎麼轉眼珠，怎麼捏鼻子吓跑四眼虎。說着說着，眼皮像小金魚的嘴，慢慢的一張一閉，心中有點發迷糊。脖子也有些發軟，腦袋左右的直往下垂。媽媽一手拉着小坡，一手拉着仙坡，把他們兩個小膽子送到臥室去。他們好似剛一撒媽媽的手，就全睡着了。

睡覺是多麼香甜的尊兒呀！白天的時候，時時刻刻要守規矩：站着有站着的样子，坐着有坐着的姿式，一點兒也不自由。你不能走路的時候把手放在頭上，也不能坐着的時候把腳放在桌子上邊。總是有個『大頂』，要個『添兒噴嚏』什麼的，也非到背靜的地方去不可！誰敢在父親眼前，或是教室裏，用腦袋站一會兒，或是用手走幾步『蠟子爬？』只有睡覺

的時候纔有點自由。四外黑漆漆的，沒有人來看着你。你願把手洗在頭下也好，願把兩腿伸成個八字也好，彎着腰兒也好，張着嘴兒也好，睡覺的時候你纔真是自己的主人，你的小牀便是王宮沒人敢來搗麻煩。

况且頂有意思的是隨便作些小夢玩玩，誰能攔住你作夢？先生可以告訴你不要這麼着，不要那些着，可是他能說，睡覺的時候不要作夢？父親可以告訴你，吃飯要慢慢的，喝茶不要唏溜唏溜的響，可是他能告訴你一定要怎樣作夢嗎？只有在夢裏，人們纔得到真正的自由；白天裏不敢去惹三多的糟老頭子，哼！在夢中便頗可以奪過大煙袋，在他帶皺紋的腦門上鑿兩三個（四五個也可以，假如你高興打。）大青包。

作夢吧！小朋友們！在夢裏你可以長上小翅膀，和蜻蜓一樣的飛上飛下。你可以到海裏看鯨魚們怎樣遊戲。多麼有趣！多麼有趣！

請要記住：每逢看見人家睡覺的時候，你要千萬把脚步放輕。你要小聲的說話，簡直的不出聲兒更好。千萬不要把人家吵醒啊！把人家的好夢打斷是多麼殘忍的事呀！人家正在夢中和小蝴蝶們一塊兒飛呢，好，你一嚷，把人家驚醒，人家要多麼不痛快呢！

來！我揆在你的耳朵上輕輕告訴你：小坡睡着了，要作個頂好玩的夢。我自己也去睡，  
 好看看小坡在夢中作些什麼可笑的事兒。

X X X X X X X

小坡正跪在電影園中的戲臺上，想主意呢。還是把白帳子弄個窟窿，爬進去呢？還是把帳子捲起來，看看後面到底有什麼東西呢？還是等着帳子後面的人出來，給他開個小門，請他進去參觀呢？

忽然「大腦袋」來了，向小坡轉眼珠兒；小坡也向他轉眼珠兒，轉得非常的快。他向小坡搖頭兒，小坡也趕快搖頭兒。他張了張嘴。小坡也忙着張嘴。「大腦袋」笑了。啊，原來這轉眼珠，搖頭，張嘴，是影兒國的見面禮。他們這樣行禮，你要是不還禮，可就壞了，你不還禮他們就一定生氣！他們一生氣可不得了：不是將身一晃，跑得無影無踪，再也不和你一塊兒玩；便是嘴唇一動，出來一片洋字，叫你越看越糊塗！幸而小坡還了禮，「大腦袋」笑了笑，就說：

「出來吧！」

『你應當說，進去吧。』小坡透着很精明的樣兒說。

『沒有人不從那邊出來，而能進到這裏來的，糊塗！』『大腦袋』的神氣很驕慢，說話一點也不客氣。

小坡因要進去的心切，只好咽了口氣，便往白帳子底下鑽。

『別那麼着！你當我們影兒國的國民都是老鼠嗎，鑽窟窿？』『大腦袋』冷笑着說。

小坡也有點生氣了，『我沒說你們是老鼠呀！你不告訴我，我怎麼會知道怎樣進去！』

『碰！往帳子上碰！不要緊，碰壞了帳子算我的事兒！』

『碰壞帳子倒是小事，碰在你的頭上，你可受不了！你大概知道小坡腦袋的厲害吧？』

小坡說。

『嘔！』『大腦袋』翻了翻眼，似乎是承認：自己的頭是大而不結實。可是他還很堅強的說：『我試試！』

『好吧！』小坡說完，立起來，往後退了兩步，往前碰了去。噫！軟忽忽的好似碰在一片大蘑菇上，大腦袋完全碎了，一點跡渣沒剩，只是空中飛着些白灰兒。『怎樣告訴你來着

我說我的頭厲害，你獨不信，看一看！」小坡很後悔這樣把大腦袋碰碎。

忽然一回頭，哈！「大腦袋」——頭已經不大的——戴着眼鏡，草帽，在小坡身後站着笑呢。

「真有你的！真有你的！你倒會鬧鬼兒的大腦袋！」小坡指着他說，心中非常愛惜他。

「你叫什麼呀？大腦袋！」

「我？等等，我看一看！」「大腦袋」把草帽摘下來，看了看裏面的皮圍兒：「啊，有了，我叫噶拉巴啣。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噶拉巴啣！」

「噶拉巴啣行不行？」小坡問。

噶拉巴啣想了一會兒，說：「行是行的，不過這頂帽子印着『噶拉巴啣』，我就得叫噶拉巴啣。等買新帽子的時再改吧！」

「那末，你沒有準姓呀？」小坡笑着問。

「彭兒國的國民都沒有準姓。」

「噫！噫！」小孩看着薩拉巴，希望問他的名字，他好把爲什麼叫「小坡」的故實說一遍。

薩拉巴把帽子戴上，一聲也沒出。

小坡等不得了，說：「你怎麼不問我叫什麼呢？」

「不用問，你沒戴着帽子，怎會有名子！」

「噯！你們敢情拿帽子裏面印着的字當名子呀？」

「怎麼，不許呀？」

「我沒說不許呀！我叫小坡，」

「誰問你呢！我說，我的帽子呢？」

小坡哈哈的笑起來了。他初和薩拉巴見面時候，他很想規規矩矩的說話行事；繼而一看薩拉巴却是這麼一雙眼睛看東，心裏想西，似乎明白，又好像糊塗的人，他不由的隨便起來；好在薩拉巴也不多心。薩拉巴本來就是這麼樣的人：兩眼笑迷迷的，鼻子又很高，透着很鄭重。路膊兒很靈活，可又動不動便擰個嘴噴地，衣裳帽子都很講究，可是

又瘦又小緊巴巴的貼身上，看着那麼怪難過的。他似乎很精明，可又有時候「心不在焉」；手裏拿着手絹，而口中叨嘮着，又把手絹丟了！及至發覺了手絹在手中，便問人家：「昨天下午來着沒有？」

小坡笑了半天，滑拉巴唧想起來了，帽子在頭上戴着呢，趕緊說「不要這樣大聲的笑！你不知道這是在影兒國嗎，我們說話，笑，都不許出聲兒的！嘿！你腰中圍着的是什麼玩藝兒呀？」

「這個呀？」小坡指着他那塊紅綢寶貝說：「我的寶貝。有牠我便可以隨意變成各樣的人。」

「趕快扔了去，我們這裏的人隨意變化，用不着紅綢子！」

「我不能扔，這是我的寶貝！」

「你的寶貝自然與我沒關係，扔了去！」

「偏不扔！」

「不扔就不扔，拉倒！」



「那末，我把他扔了吧？」

「別扔！」

「非扔不可！」小坡說着，解下紅繩子來，往腰子上一摔，大概是扔在戲臺上了，可是小坡看不見，因為一進到櫃子裏面去，外邊的東西便不能看見了。

「我說，你看見鈎鈎沒有？」滑拉巴忽然問。

「誰是鈎鈎？」

「你不知道哇？」

「我怎會知道！」

「那麼，我似乎應該知道。鈎鈎是個大姑娘。」

「噯！就是跟你一塊兒，抱着小狗兒的那位姑娘！」小坡非常得意記得這麼真確。

「你知道嗎，怎麼說不知道，啊？」滑拉巴很生氣的樣子說。

小坡此時一點也不怕滑拉巴溜了，毫不介意的說：「鈎鈎那兒去了？」

「再老虎給背了去啦！」滑拉巴似乎要落淚。

「背到那兒去啦？」

「你不知道啊？」

小坡搖了搖頭。

「那麼，我又似乎該當知道。背到山上去了！」

「這個曙霞滑墜，賤！曙拉巴啣有點假裝糊塗，明知故問！」小坡心裏說。然後他問：

「怎麼辦呢？」

「辦？我要有主意，我早辦了，還等着你問！」曙拉巴啣的滾落下來了。

小坡心中很替他難過，雖然他的話說得這麼不受聽。「你的汽車呢？」

「在家呢。」

「坐上汽車，到山裏打鹿去呀！」小坡很英勇的說。

「不行呀，草輪子的皮磨短了一個！」

「那兒去了？」

「吃了！」

「誰吃的？」

「你不知道哇？」噶拉巴想了一會兒：「大概是我！」

「皮帶好吃嗎？」小坡很驚訝的問。

「不十分好吃，不過有點油滑，還可以將就！」

「頂！怪不得你的腦袋有時候可以長那麼大呢，一定是吃橡皮輪子的！」

「你似乎知道，那末，我一定知道了！」

「這個人說話真有些編造兒！」小坡心裏說。

「噯！釣釣！釣釣！」噶拉巴很悲慘的叫，掏出金表來，擦了擦眼淚。

「咱們走哇！找老虎去！」小坡說。

「離此地很遠哪！」噶拉巴擡着大嘴說。

「你不是很能跑嗎？」

「能！」噶拉巴唧唧咽起來：「也能擡跟頭！」

「不擡跟頭怎麼招人笑呢？」

「你擡跟頭是爲招人笑呀！」

「我說錯了，對不起！」小坡趕快的道歉。

「你幹什麼說錯了昵？」

小坡心中說：「影兒國中的人真有點不好惹，」可是他也強硬起來：「我愛說錯了！」

「那邊可以！你自要說『愛』，甚麼事都好辦！你看，我愛鈞鈞，鈞鈞愛我；跟你愛說

錯話一樣！」

小坡有點發糊塗，假裝着明白，說：「我愛妹妹仙坡！」

「你無論怎麼愛妹妹，也不能像我這樣愛鈞鈞！再說，誰沒有妹妹呢！」

「那末，你也有妹妹。」小坡很關心的問。

「等我想想！」哥拉巴把手指放在鼻子上，想了半天：「也許沒有，反正愛我鈞鈞

！

「鈞鈞不是你的妹妹？」

「不是！」

「她是你的什麼人呢？」

「告訴你，你也不明白。我只能這麼說：我一問她，鈞鈞你愛我不愛？她就抵着小紅唇一笑，點點頭。我當時就瘋了！」

「愛和瘋了一樣？」小坡問。

「差不多！等趕明兒你長大成人就明白了！」

「噯！」小坡想：假如長大就瘋了也很好玩。

「你到底要幫助我不呢？」

「走啊！」小坡挺起胸脯來。

「往那裏走？」

「不是往山裏去嗎？」

「那邊是山？」

「由那邊啊！」小坡很聰明的說。

「對了！」滑拉巴和拿腿就走，小坡在後面跟着。

走了一會兒，噶拉巴說：「離我遠一點啊，我要摔跟頭了！」

「不要緊，你一跌倒，我就踢你一脚，你就滾出老遠，這樣不是可以走的快一點嗎？」

「也有理！」說着，噶拉巴摔出老遠去：「踢呀！」

小坡往前跑了幾步，給了他一脚。

「等等！」噶拉巴竄立起來，說：「得把眼鏡摘下來，戴着眼鏡滾，不痛快！」

噶拉巴卻把鏡子摘下來，給小坡戴上，鉤兒朝前，鏡子正在小坡的腦杓兒上。

「怎麼倒戴眼鏡呢？」小坡問，心中非常高興。

「小孩子戴眼鏡都應當戴在後面！」

### (十三) 影 兒 圖

戴着眼鏡，雖然是在腦杓上，小坡覺得看的清楚多了。他屢屢回頭，看後面的東西，雖然叫脖子受點累，可是不如此怎能表示出後邊戴眼鏡的功用呢。

他前後左右的看，原來影兒圖裏的一切都和漸漸坡差不多，鋪子馬路等等也應有盡有，

可是都帶着些素靜氣息，不像新加坡那樣五光十色的熱鬧。要是以幽雅論，這裏比新加坡要多。道路兩旁的花草樹木很多，顏色雖不十分鮮明，可是非常的整齊淨美。天氣也好，不陰不晴的飛着些雨絲。不常看見太陽，處處可并不是不光亮。小風兒刮着，正好不冷不熱的正合適。

頂好玩的是路上的電車，沒有人駛着，只用老牛拉着，影兒國的街道有這奇怪：比如你在「甲馬路」上走吧，眼前忽然一閃，哼，街道就全變了，你不知不覺的就在「乙馬路」上走啦！忽然又一閃，你又跑到「丙馬路」去；忽然又一閃，你就跑到「丁馬路」上去。這樣，所以電車公司只要找幾隻認識路的老牛，在街道上等着馬路變換，也不用駛車的，也不用使電氣，馬路自然會把電車送到遠處去。街道的變動，有時候是眼前稍微一黑，馬路跟着就變了，一點也看不出痕跡來。有時候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的，由遠處來了條大街，連馬路連鋪子等等，全是晃悠悠的，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的擺動，好像在大海中的小船，看着有些眼暈。

要是雷拉巴會在街上等着，他們早就閃到城外去了。他是瞎忙一氣，東撞一頭，西跑

一路、閃來那條街，他原想直走；有時走出很遠，又叫馬路給帶回來了。而且他是越急越亂，越忙越掉頭。小坡起初以為這樣亂跑，頗有意思，一語不發的隨着他去；轉着轉着，小坡有點膩煩了，立住了問：

「你不認識路呀？」

「我怎麼應當認識路呢？」滑拉巴擦着汗說。

「這樣，咱們幾兒個纔能走到城外呢？」

「那全憑機會呀，湊巧了，轉到上城外的大路，咱們自然走到城外去了！」

「嘔！」小坡很想休息一會兒，說：「我渴了，怎麼辦呢？」

「路旁不是有茶管子嗎，過去喝吧！」

「水管子！」

「茶管子！」

小坡走到樹木後面一看，果然離不遠兒便有個大水龍頭，碧綠的，好像剛洗飾好，過去細看，龍頭上有一對淺紅寶石鴨嘴，上面有兩個小金拐子。「茶，」「牛奶」在鴨嘴上面



的小磁牌上寫着。龍頭旁邊有張綠漆的小桌，放着些玻璃杯，茶碗，和糖罐兒。雪白燕絨桌布上繡着『白喝』兩個字。

小坡細細看了一番，不敢動，回過頭來問哥拉巴：『真是白喝呀？』

哥拉巴沒有回答，過去撐開小金枱子，倒了杯牛奶，一氣喝下去，也沒攪白糖。

小坡也放開膽子，倒了碗茶，真是清香滾熱。他一邊喝，一邊點頭囁囁的說：

『比新加坡多了！』

『那裏是新加坡呢？』哥拉巴問，隨手又倒了杯牛奶。

『沒聽錯過新加坡？』小坡驚訝得似乎有點生氣了。

『是不是在月亮上呢？』哥拉巴問着牛奶的餘味說。

『在月亮低下！』小坡說。

『那麼天上沒有月亮的時候呢？』哥拉巴問，非常的得意。跟着把草帽摘下來，在胸前揮着。

小坡擠了擠眼，沒話可答。低著頭又倒了碗茶，搭訕着加了兩匙兒糖，叨嚙着：『只有

茶，沒有咖啡啊！」

「今天禮拜幾？」雷拉巴忽然問。

「禮拜天吧。」

「當然沒有咖啡了，禮拜五纔有呢！」

「囉！」小坡雖然不喜歡雷拉巴的驕傲神氣，可是心中還不能不佩服影兒國的設備。

麥周到，口中不住的說：「真好！真好！」

「你們新加坡也是這樣吧？」雷拉巴問。

小坡的臉慢慢的紅上來了，遲疑了半天，纔說：「我們的管子裏不是茶和牛奶，是椰子汁，香蕉水，檸檬水，還有啤酒！」

「那末，咱們上新加坡吧！」雷拉巴卻大概很喜歡喝啤酒。

小坡的臉更紅了，心裏說：「撒謊到底不上算哪！早晚是叫人家看透了！」他想了會說：「等過兩天再去吧！現在咱們不是找鈞鈞去嗎？」

這句話正碰在雷拉巴的心尖上，他趕快說：「你知道嗎，還在這裏自在的喝茶？」

小坡忙着把茶碗放下就走。

噶拉巴啞一邊走一邊叨嘮，好像喝醉了的老太太：

『你知道嗎，還不快走！你知道嗎，成心不早提醒我一聲兒！什麼新加坡，檸檬水，糖

小坡現在已經知道噶拉巴啞的脾氣，由着他叨嘮，一聲也不出，加勁兒往前走。噶拉巴

啞是一邊叨嘮，一邊揮跟頭。走了老遠，還是看不見出，小坡看見路上停着輛電車，他站住

了，問：

『我們坐車去吧？』

『沒帶着車票哇！』

『上車買去，你有錢沒有？』

『你們那裏是拿錢買票啊？』

『那當然囉！』小坡說，覺得理由十分充足。

『怎麼當然呢？我們這裏是拿票買錢！』噶拉巴啞的神氣非常的驕傲。

「你坐車，還給你錢？」小坡的眼睛睜得比酒盞兒還大。

「那自然啊！不然，爲什麼坐車呢！可惜沒帶着票！」

「車票是那兒來的呢？」小坡很想得兩張拿票買錢的票子玩玩。

「媽媽給的！」

「你回家跟媽媽要兩張去，好不好？」小坡很和氣的說。

「媽媽不給，因爲我不淘氣。」噶拉巴卿帶出很後悔的樣子。

「不淘氣？」

「唉！非在家裏鬧翻了天，媽媽不給車票；好到電車去玩半天，省得在家中亂吵。」

「你還不算淘氣的人？」小坡笑着問，恐怕得罪了噶拉巴卿。

「我算頂老實的人啦！你不認識我兄弟吧？他能把家中的房子拆了，再試着另蓋一回

！」噶拉巴卿似乎顯得意他有這樣的兄弟。

「要？」小坡也很羨慕噶拉巴卿的弟弟：「他拿票買來錢，當然可以再拿錢買些玩藝兒

了！」

「買！還用買！錢就是玩錢，除了小孩子，沒有愛要錢！」

兩個入談高了興，也不知道是走到那兒去啦。小坡問：

「你們買東西也不用錢嗎？」

「當然不用錢！進舖子愛拿什麼就拿什麼。你要願意假裝給錢呢，便在口袋掏一掏，掏出一個樹葉也好，二張香煙紙也好，一把兒空氣也好，放在櫃臺上，就算給錢啦。你要是不願意這麼辦呢，就一聲不用出，拿起東西就走。」

「舖子的人也不騙你？」

「別掉嘴，聽我說！」

小坡咽了口氣。

「你要是愛假裝偷東西呢，便拿着東西，輕手蹣跚兒的走出去，別叫舖子裏的人看見。」

「巡警也不管？」

「什麼叫巡警啊？你可別問這樣糊塗的問題！」

小坡本想告訴他，馬來巡警是什麼樣子，和他自己怎麼願當巡警；一看滑拉巴的驕傲勁兒，他又不想說了。待了一會兒，他問：

「假如我現在餓了，可以到點心舖白拿些餛飩嗎？」

「又是個糊塗問題？當然可以，還用問！況且，你是真餓了不是？爲什麼你說『假如』？你說『假如』你餓了，我要說，你『假如』不餓，你怎麼辦？」

小坡的臉又紅了！搭訕着往四外看了看，看見一個很美麗的小點心舖。他走過去細看，裏面坐着一個頂可愛的小姑娘，藍眼珠兒，黑頭髮，小紅嘴唇，粉臉蛋兒，曠後也戴着一對大眼鏡兒。小坡慢慢的進去，手在袋中摸了摸，掏出一些空氣放在小桌兒上。小姑娘看了看他，抿着嘴笑嘻嘻的說：「要什麼呢？先生！」

小坡伸着食指往四圍一指，她隨着手指看了看。然後她把各樣的點心一樣拿了一塊，一共有二十多塊。她一塊一塊的都墊上白紙，然後全輕輕的放在一支小綠竹籃裏，笑着遞給小坡。跟着，她拿出一個小白綢子包兒來，打開，也掏出一點空氣，說：「這是找給你的錢，你給的太多了。」

小坡變得跳起來了！

「噢，你會跳舞啊？」小姑娘嬌聲甜氣的說，好像個林中的小春雀兒。

「會一點，不很好。」小坡很謙虛的說。

「咱們跳一回好不好？」小姑娘說着，走到櫃臺的後面，撿了牆上的小盤子一下，登時屋中突起樂來。她過來，拉了拉小裙子，握住小坡的手。小坡忙把盤子放下，和她跳起來。她的身體真靈活輕俏，脚步兒也真飄飄，好像一片浮葉似的，左右舞動；小坡提心吊膽的，出了一鼻子汗，恐怕跳錯了步險。

「點心在那兒哪？」噶拉巴唧在門外說。

「籃子裏呢。」小坡回答，還和她跳着。

噶拉巴唧進來看了看小綠籃子，說：

「你剛纔一定是伸了一個手指吧？你要用兩個指頭指，她一定給你一樣兩塊！」

「魔鬼！」小坡低聲的說。

「他是好人，不是魔鬼！」小姑娘笑着說：「我們願意多賣。賣不出去，到晚上就全壞

了，多麼可惜！我再給你們添幾塊吧？」

小坡的臉又紅了！哎呀，影兒國的事情真奇怪，一開口便說錯，簡直的別再說了！

「不用再添了，小姑娘！」噶拉巴說：「你看見餉鈎了沒有？」

「看見了！」小姑娘撒開小坡的手，走過噶拉巴那邊去；「跟着個大老虎，是不是？」

噶拉巴的鼻子縱起來，耳朵也豎起，好像個小鬼：「對呀！對呀！」

「老虎在這兒說餉鈎買了幾塊點心，臨走的時候，老虎還跟我握手來着呢！」小姑娘拍手說。

「這一定不是那個專愛欺侮小姑娘的四眼虎！」小坡說。

「少說話！」噶拉巴瞪了小坡一眼。

「你要是這麼沒規矩，不客氣，」小坡從籃子裏拿起一塊酥餅：「我可要拿點心打你了！」

噶拉巴沒答理小坡，還問小姑娘：「他們往那邊去了呢？」

「上山了。老虎當然是住在山上！」小姑娘的神氣似乎有點看不起噶拉巴。

「該！」小坡咬了口酥餅。



「山在那裏呢？」

「問老虎去呀，我又不住在山上，怎能知道！」小姑娘嘲笑著說。

「該！」小坡又找糖了一口酥餅。

噶拉巴柳的臉綠了，原來影兒國的人們，一着急，或是一害羞，臉上就發綠。

小姑娘看見噶拉巴柳的臉綠了，很有點可憐他的意思。她說：

「你在這兒等一等啊，我去找張地圖來，也許你拿着地圖可以找到山上去。」

小姑娘慢慢的走到後邊去。噶拉巴柳急得什麼似的，拿起點心來，一嚼一塊，惡狠狠的

吃。小坡也學着他，一嚼一塊的吃，兩人一會兒就把點心全吃淨了。噶拉巴柳似乎還沒吃

够，看着小綠竹籃，好像要把籃子吃了。小坡忙着檢起籃子來，放在櫃臺後面。

小姑娘拿來一張大地圖。噶拉巴柳劈手搶過來，轉着眼珠看了一回，很悲哀的說：「只

有山，沒有道路啊！」

「你不要上山嗎，自然我得給拿山的圖不是！」小姑娘很得意的說。

「再說，」小坡幫助小姑娘說：「拿着山圖還能找不到山嗎？」

「拿我的眼鏡來，再仔細看一回！」噶拉巴說。

小姑娘忙把眼鏡摘下來，遞給他。「這是我祖母的老花鏡，不知道你戴著合適不合適。」

「戴在腦後邊，還有什麼不合適！」噶拉巴卻把眼鏡戴在腦杓上，細細看著地圖。看了半天，他說：「走哇！這裏有座狼山，狼山自然離虎山不遠。走哇，先去找狼山。拿著這張地圖！」

小坡把地圖折好，夾在腋下，和小姑娘告辭。

「謝謝你呀！」噶拉巴卻向小姑娘一點頭，慌手忙腳的跑出去。

#### (十四) 猴 王

小坡忽然一迷糊，再睜眼一看，已經來到一座小山。山頂上有些椰樹，鷄毛撻子似的，隨著風兒，來回揮舞上的灰雲。

「噶拉巴！小坡喊。哎呀！好遙遠，怎麼用力也喊不出來，好容易擰著拳頭一使勁，出了一身透汗，纔喊出來：「噶拉巴！你還聽見嗎？」

沒有人答應！小坡往四下一看，什麼也沒有，未免心中有點發慌。這就是狼山吧？他想：在國語教科書裏念過，「狼形似犬，」而且聽人說過狼的厲害；設若出來幾隻似大的東西，叫他手無寸鐵，可怎麼辦！

他往前走了幾步，找了塊大石頭，坐下。「喀拉巴腳也許叫狼咬去了吧？」正這麼想着，由山上的小黃土道中來了一隻猴子，騎着一個長角的黑山羊，猴子上身穿着一件小白褂，下身光着，頭上扣着個小紅帽盔，在羊背上揚揚得意的，神氣十足。山羊有時站住，想吃些路旁的青草；猴兒並沒拿着鞭子，只由他的尾巴自動的在羊背上一抽，山羊便趕快跑起來。

小坡簡直的看出了神。聽他還有幾丈遠，猴兒一扳羊角，好像駛汽車的收關一樣，由羊便紋絲不動的站住了。猴兒一手遮在眼上，身子往前彎着些，看了一會兒，高聲的叫：

「是小坡不是呀？」

猴兒怎麼認識我呢？小坡驚異極了：莫非這是植物園？不是呀！或者是植物園的猴子跑到這兒來了；他正這麼亂猜，猴子又說了：「你是小坡不是呀？怎麼不言語呀！曬吧了是怎

着代」

「我是小坡，你怎麼知道呢？」小坡往前走了幾步。

猴兒也拉着山羊迎上來，說：「難道你聽不出我的語聲來？我是張禿子！」

「張禿子？」小坡有點不信自己的耳朵，「張禿子？」

這時候猴兒已經離小坡很近，把山羊放在草地上，向小坡脫帽鞠躬，然後說：「你不信

哪？我真是張禿子！」

小坡看了看禿子頭上，確是頭髮很少，和張禿子一樣。

「坐下，坐下！咱們說會兒話！」張禿子變成猴子，似乎比從前規矩多了。

兩個坐在大石頭上，小坡還一時說不出話來。

「小坡，你幹什麼裝傻呀？」張禿子的猴嘴張開一些，似乎是笑呢，「你莫非把我忘

了！」

小坡只能搖了搖頭。

「你聽我告訴你把！」

「噫！」小坡還是驚疑不定，想不起說什麼好。

張忸子把小紅帽子扣在頭上，在大石頭上，半蹲半坐的，說：

「有一天我到鎮南園去，正遇上猴王的生日。我給他些個香蕉什麼的，他喜歡的了不得。一邊吃，一邊問我願意加入猴團不願意。我一想：在學校裏，動不動就招先生說一頓。在家裏，父親的大手時常敲在頭的頭上，打得頭越來頭發愈少。這樣當人，還不如當猴兒呢！可是我對猴王說：我不能當普通的猴子，至少也得來個猴王作伴。你猜怎麼着，猴王說：正好嗎，你到鎮南園作王去吧。那裏的猴王是我的弟弟，——小坡，我告訴你，敢情猴王們都是親戚，不是弟兄，便是叔姪，——前兩天他和鎮南園的猴王拜了盟兄弟。猴王請他去吃飯，那知猴王是個老狡猾鬼，假裝喝醉了，把我兄弟的耳朵咬下一個來，當酒菜吃了。然後他假裝發酒瘋兒，跟小猴們說：咱們假裝把猴王殺了好不好？小猴們七手八腳的便把我兄弟給殺了！」

「好不公道！不體面！猴崽子們！」小坡這時候聽入了神，已經慢慢忘了張忸子變猴兒的驚異了。

「自然是不公道哇！小坡，你看，咱們在操場後面打架多麼公平！是不是？」

「自然是！」小坡好像已把學校忘了，聽張禿子一提，非常的高興。

「猴王落了許多的淚，說他兄弟死得太冤枉！」

「他不會找到狼山，去給他兄弟報仇嗎？」小坡問。

「不行啊，猴王不曉得影兒國在那裏呀！他沒看過電影。」

「你一定看過電影，張禿子？」

「自然哪，常由電影園的後牆爬進去，也不用買票！」張禿子的嘴又張得很大，似乎是笑呢。

「別笑啦，笑得那個難看！往下接着說吧。」此時小坡又恢復了平日和張禿子談話的態度。

「猴王問他的弟兄親戚，誰願到狼山作王，大家都擠咕着眼兒一聲不出。後來他說，你們既都不敢去，我可要請這位先生去了！他雖不是我的親戚，可是如果他敢去，我便認他作乾兄弟。於是猴王和我很親熱的拉了拉手，決定請我去作狼山的猴王。我自己呢，當然是願

寫去；我父親當這麼說：『禿子將來不是當王，就作總統，至少也來個大元帥！』

「大元帥是幹什麼的？」

「大元帥？誰知道呢！」

「不知道嗎，你說？」

「說，一定就得知道哇！反正父親這麼說，結了，完了！」

「好嘍，往下說吧！」

「我答應了猴王，他就給我寫了一封信。」

「他還會寫信。」小坡問。

張禿子往小坡這邊湊了湊，接着小坡的耳朵根兒說：「他們當王前都不會寫字，可是他們裝出多知多曉的樣兒來，好叫小猴子們恭敬他們。他只在紙上畫了三個圈兒，畫得一點也不圓。他對我說：你拿着這封信到狼山去，給那裏的官員人等看。他們就知道你是他們的新王了。」張禿子抓了抓脖子底下，真和猴子一般。

小坡笑開了。

「你是笑我哪？」張禿子似乎是生氣了：「你要曉得，我現在可是作了王。你真好講，看一點！」

「得了，張禿子！你要不服我，咱們就打看！你當是作了猴王，我就怕你呢！」

張禿子沒言語，依舊東抓西撈的，潑氣很深。

小坡心裏說：作王的人們全仗着吹氣瞪眼兒充能幹，你要知道他們的老底兒，也是黑漆

一團，袋頂他們一溜跟頭！然後他對張禿子說：

「得了，咱們別吵架！你作了王，我好像得恭敬你一點。可是你也別假裝能幹，成心小看我！得了，說你的吧。」

張禿子自從作王以後，確是大方多了，一想小坡說得有理，就吹了一口，把怒氣全吹出去了。『沒人看着咱們，你愛怎樣便怎樣；當着小猴兒們，你可得恭敬着一點；不然，我還怎叫他們怕我呢。好，我往下說呀：拿着猴王的信，我就跑影兒國來了。』

「打那兒進來的？」

「從點心舖的後門進來的。」



「喝了街上的牛奶沒有？」小坡很想顯顯他的經驗。

「當然，喝了六杯牛奶？吃了一打點心！」

「肚子也沒疼？」小坡似乎很關心猴王的健康。

「疼了一會兒就好了。」

「好，接着說。」

「你要老這麼插嘴，我多麼纔能說完哪？」

「反正你們當王的一天沒事，隨便說吧。」

「沒事；沒事？」張忞子擠着眼說：「你沒作過王，自然不知道哇。沒事？一天到晚全不能閒着。看那個猴子力氣大一些，好洩氣搗亂，咱趕緊和他認親戚，套交情，送禮物；等冷不防的，好咬下他一個耳朵來，把他打倒！對那些好說話的猴兒呢，便見面打幾個耳光，好叫他們看見我就打哆嗦！事情多了！沒事？你太小看作王的了！」

「噯！」小坡沒說別的，心中有些看不起猴王的人格。

張忞子看小坡沒說什麼，以爲是小坡佩服他了，很得意的說：

「到了狼山，我便立在山頂上喊：『猴兒們的民聽者：新王來到，出來聽，出來看！』」  
一喊不要緊哪，喝！山上東南西北全喧嘩的叫起來，一羣跟着羣，一羣圍着羣，男女老少老太太小姨兒，全來了！我心中未免有點害怕，他們真要是給我個一纏而上，那邊了得！我心裏直念道：張禿子！張禿子！挺起胸脯來幹呀！我於是打開那封信，高聲的喊：這是你們死去猴王的哥哥給我的信，請我作你們的王！喝！他們一看紙上的圖兒，全跪下磕起頭來。」

「磕了幾個？」小坡問。

「無數！無數！叫他們磕吧，把頭磕暈，豈不是不能和我打架了嗎？等他們磕了半天，我就又喊：拿王冠來！有幾個年老白鬍子的猴兒，喊了一聲，就爬到椰子樹上，摘下這頂紅小帽來。」張禿子指了他頭上的紅盔兒。

「很像新加坡的阿喇伯人戴的小紅盔兒！」小坡說。

「阿喇伯人全是當風了王，纔到新加坡去作買賣！」

「嘖！」小坡這時候頗佩服張禿子知道這麼多事情。

「我戴上王冠，又喊：拉戰馬來！」

「什麼是戰馬呀？」

「你沒到二馬路聽過評書呀？張飛大戰孔明的時候，就這麼喊：拉戰馬來！」

「孔明？」

「你聰明兒回新加坡的時候，到二馬路聽聽去，就明白了；站着聽，不用花錢。」

「唔！」小坡有點後悔：在學校裏，他總看不起張秃子，不大和他來往，那知道他心中有這些玩藝兒呢！

「我一咳，他們便給這個拉來了。」張秃子指着長角山羊說：「我本來是穿着件白小褂來的，所以沒跟他們要衣裳。我就戴着王冠，騎上戰馬，在山坡上來回跑了三次。他們都吓得大氣不出，一勁兒磕頭。我一看，他們都有尾巴，我沒有，怎麼辦呢？我就折了一根棕樹葉，把葉片扯去，光留葉梗，用根麻繩拴在背後，看着又硬又長，他們一看我有這麼好的尾巴，更恭敬我了，這幾天居然有把真尾巴砍下去，爲是安上棕梗，討我喜歡。你說可笑不可笑？這兩天我正和他們開會商量怎麼和狼王幹一幹。」

「你們會議也和學校裏校長和先生的開會一樣吧？」

「差不多，不過我們會議，只許我說話，不許別人出聲；」張禿子說，搖著頭非常得意。

「你要和狼王打起來，幹得過他嗎？」

「其實我們是白天出來，狼們是夜間出來，誰也過不見誰，不會打起來。不過，我得好歹跟他們鬧一回；要不然，猴子們可就看不起我啦！作王的就是有這個難處，非打仗，人們不佩服你！」

「你要真和狼王開仗的時候，我可以幫助你！」小坡很親熱的說。

「那末，你沒事嗎？」

「噯！」才最懶懶的一下子，跳起來了，忽然想起噶拉巴！「有事！差點忘了！我說，你看見噶拉巴沒有？」

「看見了，在山洞裏呢。」

「這個懶！把我老虎的事兒忘了！」

「幹什麼找老虎呀？」張禿子抓著胸脯，問。

「老虎把鈎鈎背去啦！」

張禿子嘖嘖的笑起來。

「你笑什麼呢？」小坡看自己的身上，找不出可笑的地方來。

「他找老虎去？他叫老虎把鈎鈎背走的！」

「我不信！他一提鈎鈎便掉眼淚！再說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你不信？因為你還不曉得影兒國人們的脾氣，他們一天沒事兒作，所以非故意搗亂不可。他叫老虎把鈎鈎背去，好再去找老虎不答應，可是有一樣，老虎也許一高興，忘了還是噶拉巴掙鬧着玩呢，硬拉住鈎鈎不放手。」

「我真盼着老虎變了卦，好幫着噶拉巴掙痛痛快打一回！」小坡接着手說。

「那麼好啦，你跟我去看他吧，張禿子騎上山羊，叫小坡騎在他後面，好似兩人騎的自

行車。走着走着，張禿子忽然問：

「小坡，看見小英沒有？」

「幹什麼呀？」

小坡也想不到，只說了一句：「小英恨你！」

「恨我。我作了猴王，她還能恨我？」

小坡沒說什麼。

走了半天，路上遇見許多猴子，全必恭必敬的，立在路旁，向他們行舉手禮。張禿子睜也不睜的，仰着頭，一手扶着羊角，一手抓着脖子。小坡一手扶着羊背，一手遮着嘴笑。

過了一個山環，樹木頂密了，穿過樹林，有一片空場，有幾隊小猴正在操演；全把長尾巴圍在腰間當皮帶，上面掛着短刺刀。

過了空場，又是個山坡，上面有兩排猴兒兵把着個洞門，洞門上有面大紙旗，寫着兩個大字：「禿子」。

「到了！」張禿子說，用手一推，

小坡的夢也驚醒了。

不許翻印

每冊定價國幣壹圓貳角

# 小波的生日

老舍著

一

趙樹理

趙樹理

天津法界五十二號

趙樹理

趙樹理

天津法界五十二號

趙樹理

趙樹理

天津法界五十二號

趙樹理

山西印刷刷支社

天津法界五十二號

趙樹理

盛京書店

天津法界五十二號

# 新刊介紹

一

柳憲英

後淑華等作

象牙戒指

盧石評梅作

作

玉蘭花下

王秋等作

老字號

老舍作

作

慈母

沈君等作

小坡生日

老舍作

作

詩人書信

曹雪松作

小坡生日

老舍作

作

雪書書信

曹雪松作

小坡生日

老舍作

作

天津法界五十二號

天津法界五十二號

天津法界五十二號

天津法界五十二號

9426

52

119

5  
6.57  
12

807